鄉土

綜合性半月刊
第三卷
第十六期
總第六十四號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鄉土

64

本期目錄

編者的話

「七夕」是個美麗的節日，它充滿着先人們追求美好的愛情與智慧的願望和想像。儘管我們今天的「牛郎」、「織女」們，相較起來，可能比先人們還要更爲多「巧」，但一到每年的七月七日，「乞巧」的故事依然會盤繞在我們的心頭；雙星脈脈，鵲橋在望，多少初沐愛河的男女以及飽嘗別離滋味的情侶們還要因爲觸念佳節而蕩漾心波。因此，組織一些應時稿件，對讀者說來，仍然是有需要的。這一期我們介紹了蘇之懷的「七夕、乞巧及其他」，王遜的「七月七日話雙星」，沅芷的「七夕閒話」，德培的「牛郎織女是怎麼回事？」，夢翁的「七夕作客感賦」等，都是屬於上述節日範圍的，算是一個小小的特輯。

黃蒙田的「花木春秋」和史民的「昆蟲世界」兩個專欄是讀者所歡迎的，盛暑中、又值作者多忙，嘗稍爲缺稿一二期，本期中，黃蒙田寫了「熱帶果王榴槤」，是他計劃寫作的「南島水菓志」之頭一篇，仍然保持着他輕鬆、活潑而言之有物的突出風格；史民寫的是「蝸牛與蚯蚓」，以文藝的筆調，介紹有關昆蟲的科學知識，讀來也覺趣味盎然。

章彤是位知名的幽默小說家，也是一個有歷史考據癖的人，最近他致力於有關南洋史料的鑽研，以後他將會不斷給我們提供這一方面的文稿，同時他還答應我們計劃寫篇以海外歸僑爲題材的幽默小說。本期中，我們登載了他的「星馬地名談」，和陳君葆的「再談回憶中的星加坡」，都是星馬讀者、和關心南島事物的朋友們可能特別感到親切的。

蘇德的「古隆中之遊」，和海襟的「大凉山行」都是比較新鮮的旅行記，讀者希望我們把旅行的箭頭指向更多、更廣濶的地區，今後我們一定循着這個目標來努力。

朱省老的「畫人畫事」剛剛登了頭一篇，讀者很快就有反應來了，他們說：「比作者以前所寫的畫談更生動有趣，因此使我們更加愛讀它。」這一期，朱老的續稿談到了溥心畬，他說內容所談，百分之百全是事實，而且多是畫苑中所不易知道的。三十年前，作者頗喜寫作此類文字，其後不復著筆已久，這一篇寫了，他自家也頗爲得意，相信此類妙文，今後將不斷呈現到讀友之前。

自從前幾期登過「十二好少年」、「陳玉敏的心」、「小崔服輸了」等稿之後，近乎「小小說」這麼一種類型的作品很受歡迎，認爲我們每期不妨選載一二篇，本期我們介紹了何名的「幸福的國生們」，還邀得青年畫家區鑱爲他寫了兩幀插畫。（其）

半月鄉情

孫中山南方大港理想正在實現中



廣州黃埔港經過幾年來的擴建和增加設備，已經面貌一新。現在，萬噸巨輪可直泊該港碼頭。碼頭上倉庫林立，貨運繁忙，起重車和電板車日夜不停。龍門吊機伸長巨臂，兩分鐘便可完成四噸貨物的裝卸。每晝夜的裝卸量超過萬噸以上，裝卸效率較解放前提高了幾十倍。

早在一九一九年，孫中山先生便提出把黃埔變成南方大港的計劃。可是直到現在才漸次在實現中。

三門大壩受考驗 戰勝汛期大洪峯

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的主體工程——電站壩體，全部築到了拔海三一〇米的高程。由於河床深淺不同，大壩本體高低也不一樣，最高的部分已高六十多米。上月二十三日，大壩已經經受了今年黃河進入汛期以來最大一次洪峰的考驗。在流量達一萬三千秒立方米的大洪峯下，大壩安然無恙，依舊正常施工。由於大壩的阻擋，下游洪峰大大削減了一半。

從第三季度開始，三門峽工程已進入一個以安裝工程爲中心的施工新階段。

閩第一大鋼鐵廠 主體廠房已建成

福建省第一座大型的鋼鐵聯合企業——三明鋼鐵廠，經過一年的加緊興建，已經初具規模；年產廿八萬噸鐵、廿萬噸鋼、十五萬噸鋼材的第一批工程，再過幾個月就可建成。這座位於三明縣沙溪西岸的鋼鐵廠第一期工程佔地面積達一百廿公頃，包括煉鐵、煉鋼、軋鋼三大車間，以及鍋爐房、鼓風機房、機修車間、水泵站、鐵路專用線等附屬工程。

五嶺逶迤形勝地 礦產寶藏發現多

橫跨廣東、廣西、湖南、江西四個省和自治區之間的南嶺東段區域地質測量工作，在地質人員三年努力下，已經基本完成。在已經塡好的二十萬分之一的地質圖和礦產圖、地層剖面圖等材料上，完整地標出了礦產、地層、大地構造、火成岩、地貌、水文等豐富資料。它提供了礦產普查的線索，而且使電力、水利、鐵道等建設有了依據。

南嶺區測完成工作的地方，包括五嶺以南東部九萬多平方公里，其中廣東佔了七萬多平方公里，約爲全省面積三分之一。在高山、深谷和坵陵地中，發現了幾百個共含有二十多種礦物的地區，確切證明南嶺地區蘊藏着豐富的多種礦產，粉碎了「南方無煤」的論斷。

繼外砂大橋之後 汕郊籌築蓮陽橋

汕頭市郊（原澄海縣部分）繼完成了韓江支流下游外砂河的外砂大橋閘之後，現在籌備在韓江另一支流蓮陽河（也稱南洋溪）興建起一條長八百公尺左右的蓮陽大橋。

蓮陽河是汕（頭）樟（林）公路必經之地，河面比外砂河寬濶。兩岸僑鄉人民長久以來希望建橋以利交通，解除跋涉之苦，目前測探工作已完成，大批石料開始集中，一俟鋼筋、水泥等材料備足，即可開工興建。

黃龍枯嶺公孫樹 治療肺疾著奇功

江西廬山名貴藥材很多，已經發現的有近四百種，其中有著名的廬山百朮、烏藥、土人參等。這些藥材，有的是其它名山大川所罕有的，具有較大的醫藥價值和經濟價值。

廬山黃龍、牯嶺有一種隸屬銀杏科的銀杏，俗稱公孫樹，爲中世紀以來罕有植物。公孫樹的果子對治肺結核病類具有奇效。

目前，廬山植物園和廬山茶林場建立了大型藥圃，專門研究中藥栽培技術。廬山植物園還把廬山藥用植物的發掘、分科、效用等，寫成了「廬山藥用植物」書稿。

粵工程師赴災區 助建堅固新房屋

廣東省建築設計院、廣州市城市建築設計院，爲了幫助在六月間受到洪水災害地區的農民重建家園，最近分別派出工程技術人員前往惠陽、博羅、河源、增城、東莞、從化和花縣，以及廣州郊區，和當地有關部門及農民共同研究，就地進行新居民點和農民住房的初步設計，要求作到比水災前的房屋佈局更爲合理，居住條件更爲改善，建築物堅固、適用、美觀。

據悉，僅增城、東莞、花縣、從化等縣初步規劃要建新屋七萬四千多間，建築費將得到人民政府的補助。

西湖風景添新姿 平湖秋月更宜人

著名杭州十景之一「平湖秋月」，經過三個月來的整修和擴建，已於上月底基本完工。這些建築物，都具有我國傳統園林特色，也反映了我國勞動人民豐富的智慧和精巧的藝術。

「平湖秋月」的建築，已有二百五十多年的歷史。這一次，「平湖秋月」擴建後，已由原來的二、三畝面積，擴大到八・八畝，整理修建的面積達一千二百四十五平方公尺，除「平湖秋月」舊址進行整修之外，現在，擴建有水榭、四面廳（附築八角亭）和「湖天一碧」三個風景點，跟原來的「平湖秋月」連成一片。

老藝人施展奇才 彩絨仿製九龍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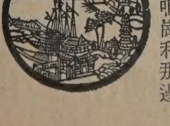
一件大型的絨製藝術作品——北海九龍壁，經過北京絨鳥社著名老藝人張寶善的精心製作，已經全部完成，不久將在廣州出口展覽會上展出。

北京北海公園的「九龍壁」，是聞名中外的一項古跡之一，張寶善老藝人用絨仿製這種浮雕作品還是第一次。在製造過程中，他到北海九龍壁不知去了多少次，仔細觀察了九條龍的不同姿勢和顏色，又把絨拿去和九條龍的顏色對比，前後經過半年多的時間，終於完成了。

這條絨製品九龍壁長達六十六・五公分，高十六・五公分，寬四・五公分，比眞正的九龍壁縮小了十幾倍，絨製的九條蟠龍，昂首曲體，栩栩如生，在洶湧飄浮的雲霧之間作戰鬥姿態，形象逼眞。

白雲仙館飲名茶 金液池畔遊客多

廣州白雲山的金液池，夏季以來遊人不絕，那裏有遊艇可以遊湖，有休息軒供遊客憩息、飲汽水，白雲仙館還有山水名茶。最近金液池有一道木橋已修建好了，這條橋使遊客往鹿鳴崗和那邊的村莊去遊覽感到更加方便。金液池最近也安裝好電燈了，入夜以後由遊艇碼頭到休息軒電燈通明，遊客感到十分方便。



七夕·乞巧·及其他

年年乞予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

蘇之懷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不但是個諷刺小說家，同時也是一位極有斤兩的詩人。雛鳳聲淸，箕裘克紹，連他的兒子吳荀叔，也是詩名震爍一世。但我偏愛荀叔的詞，他的「靚粧詞鈔」，一直就是我案頭常置的佳什之一。

這幾天，因爲節近七夕，偶檢「靚粧詞鈔」，我忽然又注意到他的一首調寄「花心動」的七夕詞：

「小漲秦淮，晚涼天，靄靄淡涸無雨。銀漢影橫，金風乍起，消盡一庭煩暑。繡題翠幌雛鳥，蟬聲斷，新眉初吐。幽階悄、雲幄連空，繡陰濃桐樹。惆悵佳期久阻。想此夕河橋，雲橫仙路。別恨人間；柔情天上，頻對此，瀟瀟風露。穿鍼樓上簾初卷，燈明滅，柳陰深處。頹垣外，寒蛩夜闌亂語。」

有一個時期，小蘇同我一道學詞，我們每晚選讀一兩闋，記得有一晚正當七夕良宵，我們選讀的就是上面這一首七夕詞，當時一扯就扯到七夕的風俗上頭，大家都有一些美麗的回憶，情與甚濃，不料事隔三四年，現在重誦此詞，却感到詞意中實在藏存着無限辛酸的滋味。但，年少時的一些美麗的回憶，無論如何總是拂拭不掉的。

記得從前我們在故鄉潮州中，一年的佳節，最受歡迎的總是開頭的幾個月，元旦、元宵、清明，以迄端午節。這看過龍舟之後，便有一段相當長久的寂寞時期，——這個時期中，還有一個六月，是兒童們的禁忌時期。據說六月初六日（實是初五之夜）是個凶鬼節，在一年內新死的人，鬼魂要在這一個夜裏同渡「奈何橋」，喪家挨家挨戶備辦「過橋」的儀仗、祭品，在這個晚上燒衣還庫，有錢的人家，還要大擺道場，請僧、尼唸經禮讖，這一晚的鐘鼓鐃鈸之聲不用說小孩子們例不准聽，便是出門行街，也是不被許可的，因爲大人們担心萬一不幸，他們的孩子們會「撞到鬼魂」，被徵用去「担西瓜」的。

「担西瓜」這個名詞，在外地的人聽來恐不可懂，原來「過橋」的祭品中，主要是各種各式的生果，其中尤以西瓜爲基本果品。喪家送鬼魂，家家戶戶都盛設西瓜什果供奉，但每個鬼魂祗有兩隻手，帶不了許多西瓜，因此傳說，這一夜爲了「應徵」担西瓜勞役，被鬼魂拉走的就「不乏其人」，居中最多的，還是一些未成年的孩子。

六月過去了，七月依然是一個「鬼月」，地府大開鬼禁，鬼魂爭從鬼門關裏擁出來，求施乞食。到處在舉行普渡，盂蘭盆會的熱鬧場面，對小孩子們說來是很迷人的，但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禁止參加到熱鬧的場合中來的。因此，小孩子們要眼巴巴盼望，盼望六月七月快快過去了，以便歡欣鼓舞去迎接中秋節，賞月、吃月餅，還有燒塔一類的集體遊戲。

然而，就在七月開頭，有些美麗的風俗却靜靜出現在我們若干家庭裏的閨閣之間。說若干家庭，就是此風並不普遍，不是家家戶戶所有，祗是一些中上人家或者更是風雅之家才有的。並且，此事乃屬婦女閨閣中的「文娛」節目，跟男人、特別是男孩子們無關，所以一直也並不很爲我們所注意。但現在回憶起來，却覺得它實在是既浪漫，而又美麗的。

說了半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就是七月七日（七夕），當牛郎織女雙星渡河相會之夜，閨閣婦女，排列几案，盛設燈會，向天孫之女乞巧的故事。

我是眞眞實實看過「穿鍼」、「喜網」這些玩意的。每年在六月中旬前後，我的母親和伯母她們便把貯積經年的雨水調和井心水，拿來開始從事「巧粉」的製造，她們用一些現成的粉末，浸在水中，經過不知幾多淘濾，漂過一次又一次，最後把它分別製成「鬆粉」和「坐粉」二種。「鬆粉」是圓形或鵝蛋形的磚狀，一件謂之一磚，尋常是用以傅飾面表的，「坐粉」是鴿子蛋形，質地比較堅實，是洗臉後，用以潤勻肌膚的，作用如現在的「粉底」。這兩種粉製成之後，「鬆粉」經過加工，母親在它的每磚上面，用臙脂繪上一些精細的花鳥，「坐粉」則被裏藏在玉簪花或百合花心中，隔一二日夜才取了出來。這樣，粉的上面便有色有香，極盡巧妙的能事了。這些粉，和別的一些筆墨針線瓜菓酒脯之屬，都是七夕乞巧聚會之需的，會上母親們拿出來表現各自所有的匠心的作品還有剪紙窗花，刺繡，以及創造或描劃出來的一些供刺繡之用的「花譜」，據說一些能詩能文的家庭婦女們，這一夜還要把詩思文才大大顯一番身手的。

至於「穿鍼」，「喜網」的一些玩意，母親她們實在也並不認眞，她們大抵是聽聽說說，從別人口裏，或者從書本的記述上看到一點風尚，因此仿效而行，權當乞巧中的一個餘興節目，彼此借以遊戲一番而已。

我所看見的「穿鍼」和「喜網」，和書本上所記載的大畧相同。

荊楚歲時記云：「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是夕，人家婦女結彩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鍮石爲針，陳几筵酒脯瓜菓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瓜上，則以爲符應。」

帝京景物畧云：「七月七日之午，丟巧針，婦女曝盆水日中，頃之水面生膜，繡針投入則浮，則看水底針影，有成雲物花頭鳥獸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謂乞得巧。」

當年母親們有沒有乞得巧我不得而知，但穿鍼却祗是用的尋常繡花針，彩線是有的，七孔則沒有。她們大抵正在年青時候，眼力好，雖未必借助於天孫之女，總是穿就穿上來的。

東京夢華錄記述七夕故事，談到「水上浮」、「穀板」、「花瓜」、「果食花樣」、「種生」等許多遊戲節目，在我們故鄉中不經見，所謂「貴家多結綵樓於庭，謂之乞巧樓」云云，也未有所聞。一般乞巧，是婦女們當空盛設香案，陳列儀品，望雙星跪拜許願而已。至於說：「或以小蜘蛛安盒子內，次日看之，若網圓正，謂之得巧。」

這個玩意，便是我上面所說的「喜網」了。喜網或稱蟢網。原來蜘蛛叫「喜子」，或「蟢子」，又名喜蜘、喜蛛。古稱蠨蛸，爾雅郭註云：「小蜘蛛長脚者，俗呼以爲有喜樂之瑞。」劉勰新論說：「野人晝見蟢子者，爲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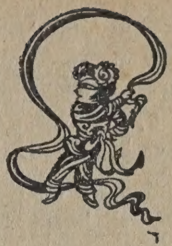
蓄蜘蛛於小囊中，越宿啓視，看它結了網沒有，結出來的網圓正不圓正，這個玩意其實也很平常。記得當時母親們的「喜網」，大抵是蓄蛛不得其法，所以結下來的總是不圓的不正的。

除了「喜網」，七夕的玩藝之一，是「摩睺羅」。這是一種嬰孩形的土偶。書本上提到過的很多，西湖老人繁勝錄中說：「御街撲賣摩侯羅，多著乾紅背心，繫青紗裙兒，亦有著背兒，戴帽兒者。」夢粱錄記：「內庭與貴宅皆塑賣磨喝樂，又名摩睺羅孩兒，悉以土木雕㨯，更以造綵裝襴座，用碧紗罩籠之。」武林舊事乞巧條中，亦說：「泥孩兒號摩侯羅，有極精巧，飾以金珠者。」這種摩侯羅，甚至列爲修內司例進的貢品，每當七夕之前，一進就是十卓，每卓三十枚，大者高至三尺，或用象牙雕鏤，或用龍涎佛手香製造，悉用鏤金珠翠。

歲時記事對這種玩偶，更賦以祥瑞之徵，說：「七夕俗以蠟作嬰兒形，浮水以爲戲，爲婦人宜子之祥，謂之化生。本出西域，謂之摩侯羅。」原來摩侯羅還是來自西域的。還有蒿庵閒話，也說「大同風俗，七夕以蠟製爲女子形，送婚姻家，名摩侯羅。」可見這類玩藝，在國內是相當普遍的，據夢華錄所記，「摩侯羅惟蘇州者極巧，木濱袁家所製益精。」到底精到什麼程度，可惜我們沒有機會看到。從前母親們年年設香案、具佳果多珍以乞巧，我以童稚之年雖然數數而見，印象中，可就沒有這一玩意，也許正是「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因之未能得風氣之先也不可料。

七月七日話雙星

王遜



在這浮瓜沉李的季節，瓜棚夜話，揮扇納涼時，仰望銀河，人們往往要談起牛郎織女這一對古代的戀人的愛情故事。

故事流行在中國的地域非常廣泛，無論是生於南國，或是長於北地，都一定會聽到過。也許還看過牛郎織女的畫和戲。「牛郎和織女」是中國人創造的最優美的神話傳說之一，它歌頌了勞作，歌頌了愛情，它有永恆的魅力，就像那一雙有名的星座一樣永遠發光。

古代人們用神話傳說來說明自己所不甚了解的事：爲什麼太陽升起而又落下？爲什麼月亮圓而又缺？爲什麼那麼多燦爛的明星懸在天上，而又排成那樣一種似有規律而又沒有規律的圖案？人們企圖解釋這些現象，但是當人的智慧還不足以科學地解釋這些現象時，便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傳說和神話。

牛郎織女星是在銀河的兩岸。初秋的夜晚，我們一抬頭就可以看見曖曖有光的銀河縱貫南北，織女在河之西，牛郎在河之東。他們默默地隔河相望，如有無限的孤單和寂寞，於是在一千多年以前，便開始引起人們的深切的同情，古代的詩人描寫道：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纖纖擢素手，扎扎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
河漢清且淺，相去距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古詩十九首之一）

在這首詩中，古代詩人甚至把秋天的雨也說成了織女憂傷的眼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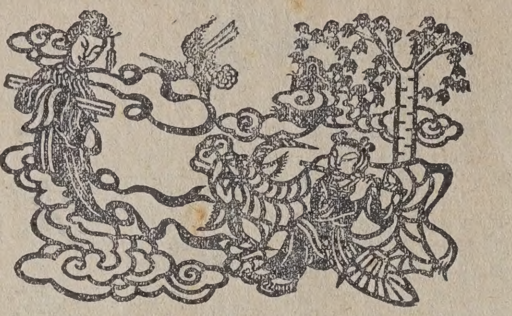
牛郎和織女的傳說在漢代已經很流行。漢代認爲七夕是織女的婚期，並且有七夕看織女並結彩線爲「相思縷」的風俗。這些風俗和一些其他的風俗到了唐、宋時也還沿襲着。漢武帝劉徹爲了演習水軍修築了昆明池，曾在池的兩岸立了牛郎和織女的像。這一記載見於漢代文學家班固的「西都賦」和張衡的「西京賦」，也見於另外記載漢代宮闕都邑制度的書。這一對石像，去年在西安城郊被發現。兩像東西分立，相距約三里。又漢代畫像石中也有織女坐在織機前的圖景。

如果可以認爲牛郎織女的愛情故事是在漢代以前就出現了，那麼到現在，這個故事在人民口頭上已經流傳了近兩千年之久。人們稱他們爲「雙星」，人們同情他們不能相聚的苦戀。人們怎樣解釋他們的不能相會呢？並且人們還要問：他們如何才能相會呢？

對於他們的分離，人們根據了現實生活的經驗，想像出原因是由於他們自己選擇、自己決定的愛情違背了織女的母親——王母的意志，也就是違反了當時社會公認的禮教規範。於是，那頑固的老婦人發怒了。她强迫織女離開她自己選擇的丈夫，回到天上去；而且當牛郎担了兩個孩子追來的時候，王母用釵劃了一條銀河，隔開了丈夫和妻子，孩子和母親。王母雖然狠心，但也還同意他們可以在每年的七夕（七月七日的夜晚）會面一次。有鳥鵲飛來搭成橋，助成兩人的相會。也有的傳說中把王母說得雖然很頑固，但不是那樣狠心，說她原會允許他們每七天會面一次，



廣州婦女「擺七夕」的枱面擺設



牛郎織女（剪紙）　徐飛鴻作

七夕閑話

沅　芷

一到七夕，最易想起大家所熟知的牽牛織女鵲橋相會的故事。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牽牛的故事漢朝時代就在民間傳說了。至於會期之定於陰曆七月七日，則始於唐代。唐人吳筠續齊諧記載：杜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弟問：織女何事渡河？答曰：去會牽牛。

唐人因七月七日織女渡河會牽牛，遂把是夕視爲男女談愛的吉日良辰。楊貴妃就在七夕夜半跟唐明皇憑肩密誓：願世世爲夫婦。故白居易長恨歌有：「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

到宋朝，對織女的傳說另有發展，據宋張邦基墨莊漫錄所記：太原郭翰，少年清標，乘月臥庭中，視空中有人，冉冉而下，乃一少女，明艷絕代，自稱天上織女，來遊人間，願結情好，至曉辭去。後夜復來，郭翰戲之曰：牽牛郎何在？乃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至七夕忽不來，數夜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曰：天上哪比人間？問：此來何遲？曰人間五日，天上一夕耳。忽一夜淒愴流涕，曰：帝命有期，便當永訣，以七寶枕留別而去。這個，雖屬神話，然天上不及人間之論，已帶有反封建意義。現在的黃梅戲天仙配的情節，實即由此演化而成。

七夕乞巧，至今民間還有流行。這個玩意，也由來已久。據傳南北朝時代，就有婦女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的風俗。她們希望有蟢子網於瓜上，以爲這就是得喜的預兆。到唐朝，此風更盛。陳鴻長恨歌傳有云：「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綉，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那時還增入了用針穿線的項目：婦女們各執一針，以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爲得巧。柳宗元有乞巧文，前人乞巧詩更不勝備舉，有兩句較趣：「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更多。」

古舊相傳，七夕晒書晒衣，可以不蛀。晉朝時候有一個人叫郝隆，七月七日見人家都在晒衣，他一貧如洗，沒有什麼可以晒的，於是仰臥庭中，曝烈日之下。人家問她爲什麼這樣。他答：我晒晒腹中的書。這是帶有諷刺的笑話。原載「世說新語」。

然而被口舌不靈的鵲（或說是烏鴉）把話傳錯了，變成每年七月七日會面一次。結果鵲也因之得到了懲罰，據說鵲在每年七夕之後便要開始脫毛，到落完爲止。

也有的民間傳說解釋他們被迫分離是因爲牛郎在娶織女的時候，借了天帝二萬錢，作爲聘禮，久而未還，愛財的債主天帝便發了怒，命令織女離開這個窮漢。也有的傳說是織女原來很勤勞，長年爲天帝織「雲錦天衣」，但她結婚以後，陶醉在愛情中，誤了天帝要求她做的工作而觸怒了天帝。總之，無論那一種傳說，無論是說王母的頑固，天帝的貪財，天帝強迫織女工作，這一對熱戀中的情侶都是被說成被強迫拆散的。在這些傳說中，可以看出在舊時代破壞人們純潔愛情的社會力量的影子，也可以看出人們對於純潔的愛情的同情。

牛郎織女的神話傳說中所反映的生活，在今天已經成爲歷史的記憶。今天人們在愛情上，已經獲得了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自己生活的越來越大的自由。再沒有人可以拆散牛郎和織女那樣自由結合的戀人了。但是，我們回顧一下過去也是很有好處的。看看過去人們所受的痛苦和人們對於不幸的遭遇的無限同情，是會大大對於當前的美好生活的熱愛的。牛郎織女的戲曲在今天中國的戲院中仍每年應時上演，他們的故事也仍爲今天的中國人所樂道。



牛郎織女是怎麼回事？

德　培

天上有兩顆明亮的星：牛郎星和織女星。它們隔着銀河相望。人們憑了豐富的想像，爲它們編出了美麗動人的故事。「牛郎織女」的故事，大家都熟悉，這裏不用說了。但是我們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一看，「牛郎織女農曆七月初七相會」有沒有什麼根據呢？

牛郎星就是天鷹D星；織女星就是天琴座D星。牛郎星和織女星都是恆星，自己能發光發熱。太陽也是個普通的恆星，它的表面溫度大約是攝氏六千度，而牛郎星的表面溫度是八千度左右，織女星更達到一萬一千度。

在恆星中，太陽距離我們，只有一億五千萬公里。如果計算同別的恆星間距離，以公里爲單位顯得太小了。所以就用光線一年所走的距離大約是十萬億公里作爲距離單位，這就是「光年」。光線從太陽到地球，大約只要五百秒就可以了。而織女星和地球的距離是二十七光年。牛郎星比較近些，但是離開我們也有十六光年光景。而它們之間的距離就有十四光年。這樣看來，牛郎和織女既不是神話傳說中的少年男女，像這樣的距離也遙遠得難以想像，所以說牛郎織女七月初七（農曆）相會根本是不可能的。



記宋臺秋唱集

葉林豐

「宋臺秋唱集」，是滿清遺老陳伯陶和他的同鄉蘇選樓兩人所編纂的一冊有關宋王臺的唱和集。陳伯陶，別署九龍眞逸，廣東東莞人，民國初年以遺老自居，住在九龍，與一班同氣相投的人詩酒唱和，發揮他們對於故國禾黍之思。民國五年丙辰秋天，這一批人藉了南宋遺民趙秋曉忌日的機會，特在宋王臺設酒致祭，當時參加的人都做了許多詩，事後遂由蘇選樓編成了這部「宋臺秋唱集」，書前還附了一幅宋王臺秋唱圖，是南海伍德彝所繪。這一部有關宋王臺和九龍一些南宋古蹟的詩集，在宋王臺本身已不復存在的今天，是有相當參考價值的。

「宋臺秋唱集」裏所收的詩人作品，除了陳伯陶蘇選樓兩人外，還有梁又農、黃日坡、黃慈博、汪兆鏞等人。當然，其中自以陳蘇兩人的最多。陳伯陶有「宋王臺懷古」，「宋行宮遺瓦歌」，又有「楊侯王廟迎神送神曲」，都附有小序，對於所詠的古蹟史事多所考證。又有一首「登九龍城放歌」。這和集中蘇選樓那首「暮春遊九龍城廢署有感」，都有有關九龍寨城僅有的題詠。

我手邊所存的一冊「宋臺秋唱集」，是多年前從摩羅街舊書攤上買來的。這是用四號字排的鉛印本，封面已經失去，書前書後都有了水漬和霉爛，有好幾頁已碎成蝶翼，不堪翻閱。因此書前的吳玉臣黃慈博蘇選樓的序文，都殘缺不全了。所幸那幅石印的宋臺秋唱圖還是完整的。這書不知編印於那一年，但既是爲了丙辰秋天致祭趙秋曉而作，必在民國五年以後，那麼，距今不過四十餘年，而且既是鉛印本，所印當不會很少，可是我想再買一本完整的，不知怎樣至今尙未能如願。因此每逢要參考這書的時候，祇好仍是從書櫥裏拿出用報紙包着的這冊片片作蝴蝶飛的殘編。

宋遺民趙秋曉的忌日是舊曆九月十七，在重陽節過後不久。陳伯陶蘇選樓等人在宋王臺下設像致祭，陳伯陶有記云：

「丙辰秋，余輯宋東莞遺民錄成，萸節忽過，桂輪漸缺，同人於宋皇臺下，官富場後，薦棧香，斟桂酒，蠔山馬柱，肆昌黎之筵，甘菊黃精，擷東坡之圃。相與拜秋曉先生生日，並祝諸隱君之靈。於時園花綻金，山葉染赤，龍湫曉澈，鯉門不波，因和秋曉詩詞四章，按神絃，肅靈鑾，雖續貂可笑，庶附驥益彰。嗚呼，鼎湖龍去，既棄羣黎，華表鶴歸，又逾千歲。問人間何世，定知我安歸，望海上諸峰，聊作高山仰止云爾。九龍眞逸記。」

蘇選樓也有一首記事長歌，寫得有聲有色，「吁嗟乎，今古興亡

自題宋皇臺秋唱圖

選樓

一鞭殘照上烟蘿，驢背詩人自嘯歌，黃葉疏林秋色好，海天還屬宋山河。

鼎湖龍去石猶存。三字磨崖映鯉門，一曲水仙杯酒酹，白楊風颭國殤魂。

離離禾黍故宮秋，羞見降幡出石頭，終古難消亡國恨，怒濤嗚咽向東流。

漁樵閑坐話南朝，鴉點長堤柳拂橋，繪出蒼涼天水碧，白頭詞客亦魂銷。

詩人黃遵憲與香港

蘇耿

嘉慶黃遵憲公度，是同光期間著名的大詩人，亦是晚淸的新學巨子。曾蟄庵評論他的作品，認爲是「黃初詩體開新派，永嘉經濟唱儒宗。」鄭振鐸在「文學大綱」中，也把他譽爲金和、鄭珍以後的一大家，指出他要在古舊的詩體中灌注以新鮮的生命，並以「人境廬詩草」中的「雜感篇」爲例，說是「在他之前，敢說這話的有幾個人！」

這位大詩人，跟香港的因緣不淺，他一生足跡遍及歐美、日本、台灣、南洋羣島，有好幾次在放洋之前後，道經香港，游驪繫處，感觸特多，因此幾乎每次都有詩歌紀詠。

他第一次到香港，是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〇年）這時詩人才不過二十三歲。是年秋天，他到廣州參加鄉試未酬，乃迂道來遊香港，寫了他著名的「香港感懷」十首。

感懷詩第四首云：

沸地笙歌海，排山酒肉林。連環屯萬室，尺土過千金，民氣多羶行，夷言學鳥音，黃標千萬積，翻訝屋沈沈！

第五首云：

便積金如斗，能從聚窟消，蠻雲迷寶髻，脂粉蕩花妖，龍女爭盤鏡，鮫人鬥織綃，珠簾香十里，難遣可憐宵。

據王韜香港略論所載：當時太平山左右，皆曲院中人所居，樓閣參差，笙歌勝沸，粉白黛綠，充牣其中。而酒肆連比，以杏花樓爲巨擘，異饌嘉餚，咄嗟可辦，偶遇客來，取之如寄。這情形一直到我三十五年前初到香港時在塘西一帶，還保留有不少流風餘韻。

香港當時，一方面固然如此，另方面也正如王韜香港略論所說：「僑民所居者，率多小如蝸舍，密若蜂房，計一椽之賃，月必費十餘金。故一屋中多者常七八家，少亦二三家，同居異爨，尋丈之地，而一家之男婦老稚眠食盥洗咸聚處其中，有若蠶之在繭，蠖

原一轍，恨海忠懷誰能塡，宋王臺高賸碧血，楊侯廟古埋蒼烟……」，替當時那些綣懷淸室的遺老遺少發了不少牢騷。

此外他也寫了一篇序。

對於宋王台古蹟的保存和考證，陳伯陶等人當年可說花了不少精力。「宋臺秋唱」集裏有一篇「九龍宋王臺麓新築石垣記」，是因了民國四年長樂李瑞琴出資在宋王臺遺址四週築了一道石牆，遂請陳伯陶寫了這篇記。未知當時是否刻石，不過卽使曾經刻石立碑，也早已燬於日本人的炸藥之下了。陳氏這篇新築石垣記，對於宋王臺和附近的南宋古蹟頗多考證，今人所知的一些有關史事，大都是由他第一次在這裏勾稽出來的。記云：

「九龍爲海舶往來孔道，東迓鯉門，南壁香港，重巒抱其西，巖嶂俯其北，而其中有土載石，嵬然下瞰海壖者，則崖巔石刻曰宋王臺。予以壬子夏五，養痾九龍，暇日登眺，退而考諸史乘，乃知斯地爲古官富塲，而臺則宋益王昰於福州登極後，與弟衛王昺泛海南奔駐蹕之所也。考錢士升南宋書云，景炎元年十二月，帝次甲子門，二年二月次梅蔚，四月進次官富塲。宋元二史則云：是年塔出令唆都會師官富塲，九月劉深攻淺灣，昰走秀山，其後昰崩。昺立，遷崖山，宋運終焉。計次官富塲僅六閱月。然宋之亡也，諸臣間關從王，有死無二。當次官富塲時，張鎮孫進復廣州，文天祥趨時賞由梅州分復吉贛諸縣，進圍贛州，張世傑進討蒲壽庚，復邵武軍，淮兵在福州者亦謀殺王積翁以應，蓋尚有可爲者。則斯台也，吾意宋之君臣擁旄北望，以謂有呼渡河與抵黃龍痛飲者焉。而又規形勢，繕宮室，千兵萬馬，散居谿谷間，其衢路之塡委，郵傳之交午，餉道之絡繹，櫛比鱗萃，雖不比汴杭故都，亦必成一都會焉。乃至今日而荒烟蔓草，樵童漁叟躑躅於其間，漠然惟見海潮之澎湃與崖石之嶙峋，蓋相去已七百七十餘年矣。微石刻又孰知爲宋二王之遺跡乎。李君瑞琴慮古蹟之遂湮也，乃周台之麓，繚以石垣，復築亭石坡上，俾供遊賞，而屬予爲之記。予謂新安縣志稱台南北帝廟爲宋行宮舊址，今廟右村名二王殿，以此證之，其說蓋信。縣志又云，台後山有宋太妃女晉國公主墓，公主溺死，鑄金身以葬，俗呼曰金夫人墓。故老云少時墓石猶存，今毀。又台之西北，有楊侯廟，相傳爲宋末忠臣，不知名。余考之史，知卽爲楊太妃弟亮節。是皆宜摩崖書石，俾與茲台並傳。李君曰善，因並志之，以諗來者。時乙卯夏五月，九龍眞逸記」。

宋王台今已不存，但是侯王廟仍在。關於廟中所祀「楊侯王」爲楊亮節之說，陳伯陶可說是最先提出這意見的。但是苦於按情理推測之外，沒有其他確實的佐證。而所謂「楊侯王廟」者，除了宋王台附近的這一間外，今日港九各地還另有多間，甚至其他縣境內也有，愈加使人難以相信所祀者爲在宋史上不明下落的楊亮節。因此侯王廟所祀者究竟是什麼人，是否各廟所祀者同爲一人，還是各有其人，尙待進一步的考證。

集中還有陳氏的一首宋皇台懷古詩，是一首七古。詩做得並不很好，倒是詩前的小序，同樣的對於九龍爲古官富塲地的沿革，作了不少有用的考證，又對宋王台的史跡，也有了若干補充。



南海伍德彝作宋王台秋唱圖

之蟄穴，非復人類所居。」

這等情形，在今日久居香港的人看來，已是見怪不怪，但在九十年前，由黃公度紀詠出來，便覺「連環屯萬室，尺土過千金」是如何可詫可異可驚可嘆之事了。

公度二次到香港，是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詩人四十一歲，這年秋天，他在赴滬之前，也在香港勾留了一個短短時間。這一回他祇寫了一首題爲「到香港」的七絕，句云：「水是堯時日夏時，衣冠又是漢官儀。登樓四望眞吾土，不見黃龍上大旗。」在這裏，詩人的感慨是更深了。「登樓四望」句，或作「茫茫禹甸皆吾土」，當是傳抄之異。

詩人第三次到香港，跟上一次相隔，爲時不過年餘，那就是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四十三歲。這年正月十六日，他携同次子仲雍和一個僕人，由嘉應經汕頭而來，這一回，他是隨從薛福成使歐的，有「自香港登舟感懷」七律一首：

又指天河問析津，東南西北轉蓬身，行行遂越三萬里，碌碌仍隨十九人。久客暫歸增別苦，同舟雖敵亦情親。龍旗獵獵張壇去，徙倚闌干獨愴神。

黃公度最後一次到香港，是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這一年詩人已經五十三歲了。打從早兩年，戊戌之變，詩人在滬幾罹不測，被困兩天，緹騎繞室，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之力，乃得於六月廿六夜奉旨放歸。從此詩人息影家鄉，闢人境廬，閉門著書，不問世事。何以尚有庚子香港之行呢？據常熟錢仲聯所爲黃公度先生年譜所說，是年李少荃督兩廣，屢聘詩人出山，詩人屢却屢促，迫得親往廣州會見李督辭謝。他的迂道經港，便是是年秋天的事。

詩人這一次在港，訪晤番禺潘蘭史，（潘是把黃公度詩作披露華字日報，介紹給予香港讀者的第一人。）快談三日，曾爲「題獨立圖」絕句一首云：四億萬人黃種貴，二千餘歲黑甜濃。君看獨立山人側，多少他人臥榻容。此詩見於「在山泉詩話」，爲「人境廬詩草」所不錄。所謂「獨立山人」，蓋卽潘蘭史之別字也。

南島水菓誌

熱帶果王榴槤

黃蒙田

這幾天香港的一家水果店掛了十來隻佈滿了釘刺的硬殼水果。這種水果的外表很難看，沒有吃過的人不會注意到它，可是喜歡吃的人就會偷偷地吞下饞涎，甚至引起他在椰風舊雨之鄉的回憶。這些水果就是榴槤。榴槤每年收成兩造——有些特殊情形的會結實三次，頭一造是六月前後成熟的，運來這裏大抵就是頭造的果實了。

事情很湊巧，當我發現了那家水果店有榴槤出售的第三天晚上，有三個朋友約好了來看我，他們帶來的「手信」竟是兩隻榴槤。那原因可能是三位朋友之中有兩個曾經在南洋住過相當時間，他們是榴槤的嗜好者，而我對這種奇怪的水果也並不討厭，雖然還沒有培養起對它絕對喜愛的感情。我們在騎樓上坐下來，朋友們便急不及待的嚷着要開榴槤了。在南洋，樹上熟的榴槤是有裂縫的，用刀子在裂口處一撬便開，拿了一顆顆的果肉就吃。可能是因爲路遠運輸的關係，還未熟透就摘下來了。果肉剖開了，馬上有一陣奇異的味道充滿了空間，那兩位朋友說這是榴槤飄香，一手抓過了果肉就往嘴裏送，彷彿他此刻吃到的是人世間最美味的東西，而那位不喜歡吃的朋友卻認爲聞到了一陣像貓糞一樣的惡臭，他掩着鼻子坐在電風扇前，以減少圍困着他的濃郁的氣味，在他看來，彷彿人世間最難吃的東西就是榴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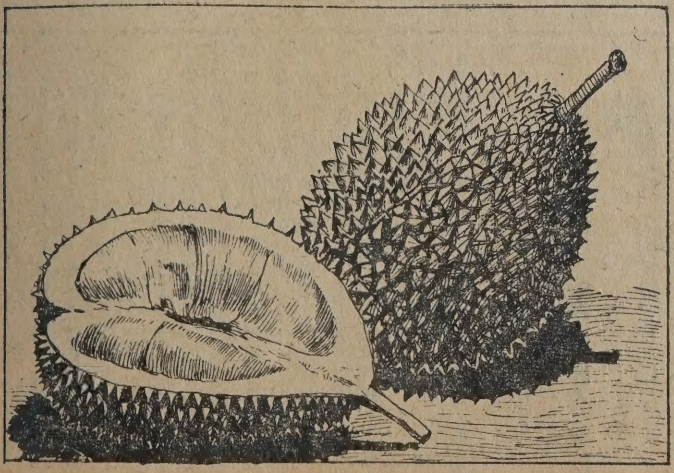
我想起了流行在南洋的一句俗語：「榴槤熟，紗籠脫。」那意思是說：當榴槤上市的時候，如果身上沒有錢，那就毫不猶豫的把紗籠拿去押了錢換榴槤吃。對着眼前吃得那樣滋味的兩位朋友，你就會相信人們形容得並不過火了。

我嘗試着吃。我不記得自己是第幾次吃榴槤了，我不但沒有不喜歡它的人那樣對它深惡痛絕，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吃得有味。這是完在合乎規律的，據老南洋說，沒有一個中國人第一次吃榴槤就覺得它美味，甚至第一次對它的印象很壞，但是以後便一次比一次改變了自己的觀感，到後來就簡直嗜榴槤如命了。這是有過程的，而不是一下子就培養起對榴槤深厚的感情。

我那朋友看見我吃榴槤並無難色，他認爲我開始的時候吃得下榴槤，如果我有一天到南洋去，一定能習慣那裏的水土風俗，而且也一定能生活下去，那就是「流連」或「流連忘返」了。而這也就是榴槤這種水果所以得名的由來。本來榴槤名稱的由來很多，譬如有一說是，有一天，三寶太監在路上忽然便急，只好把大便屙在自己的鞋子裏，臨走把鞋子掛在樹上，後來它就變成了榴槤這種水果。傳說當然是不足信的，比較起來還是「流連忘返」之說富於人情味吧。不過，你吃得來榴槤則不妨相信這傳說，萬一吃不來卻不等於你在南洋將一定水土不服，不是的，那裏優美的熱帶風光是很值得你流連的。

榴槤（一作蓮）是錦葵科榴槤屬，馬來亞習慣叫它「象頭榴槤」，這種喬木很高，最高的可以達到十二丈。它開的花很大，四五朶至十來朶花成爲一簇，花是有臭味的，開放的時間很短促，照例今天的下午開，第二天早上便凋謝了。果實掛在粗枝上，像一個最大的沙田柚子那麼大，有些還要大些，有時可以六七個掛在同一株樹幹上，每次收成，一棵榴槤樹可以有幾百個以至一千多個果實。如果以外形來說，榴槤是最醜陋、難看的水果，厚厚的黃綠色表皮上長滿了釘刺，一點也不可愛，實在很難再舉出一種外形這樣粗糙的水果來。剝開了外皮，裏面分爲數莢，每莢裏面有若干顆果肉，這就是人們所深深地喜愛着的甜蜜而又具有特殊香味的榴槤果肉了。果肉又有乾包和濕包之分，前者肉爽而後者果汁充份，又有黃色白色之別，通常以黃者爲細滑。但不管乾濕黃白，它具有濃而且膩的風味則是它的基本特色。

不論中外有關南洋的著作，大抵都有提到這種熱帶果王，一提到它，首先便說到它那種異味。明代馬歡在他的「瀛涯勝覽」中就說過這樣的話：「有一等臭果，番名賭爾焉，如中國水鷄頭樣，長八九寸，



榴槤　　李流丹畫

皮生尖刺，熟則五六瓣裂開，若爛牛肉之臭，內有粟子大酥白肉十四五塊，甚甜美可食。」又有一本「海島逸誌」寫道：「流連樹如羊桃，實大如柚，剖之肉顆顆如雞肉，色白如核，其香濃濁不堪，婦人嗜之，華人且掩鼻而過焉。」但最末二句是觀察得並不正確的，南洋人不論男女，幾乎沒有不喜歡吃榴槤的，而久居南洋的中國人，也大都和南洋人一樣嗜吃榴槤。

朋友帶來的兩個榴槤很快便吃光了。朋友表示，這些榴槤還沒有熟透，否則它還要香，還要濃，也還要好吃。他說起了在南洋的日子，人們是決不强扭還沒有爛熟的榴槤下來吃的，甚至根本就不採摘，它熟透了就自然落地，熟透了的果實碰在地上會因之有裂痕，吃起來就正好。他說，山上和鄉下的榴槤樹下，當榴槤熟的日子，孩子們便坐在那兒觀察，他們知道那一顆熟透了，這時只要用竹竿去一頂，它馬上就會落下來的，然而孩子們並不破壞長久以來的規矩，從不强摘，雖然望着它垂涎欲滴，還是坐在樹下一面玩耍一面等待着它離開了樹榦自行降落，孩子們才一湧而前，把榴槤剝開來分吃。那個不吃榴槤的朋友問：那些有刺的榴槤要是湊巧落在人們身上或頭上，擊中要害，這個倒運的人可能因此喪命。想來這是言之成理的，何况這樣高大的樹木底下一定有人納涼的，又何况一隻有刺的榴槤是那麼沉重。可是那個在南洋住過的朋友却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然而是信不信由你的說法：榴槤是懂得人性的。它照顧到這一點，幾乎是絕大多數的熟榴槤都有在半夜無人時才落下來的，第二天人們才出來檢拾。

前些日子，一位在南洋的畫家寄給我幾幅木刻畫，其中一幅就有南洋人蹲在街邊吃榴槤的情况。如同在南洋街頭之夜吃沙爹是特有的風味一樣，在南洋，吃榴槤的情趣不在鬧市的大水果店而在街邊的水果攤。水果攤上堆滿了熟透了的榴槤，小販用一塊厚厚的布一手按着有刺的榴槤，另一隻手用一把尖利的竹刀撬開果殼；顧客們蹲在果檔之前，用手指把果肉一顆顆的拈進嘴裏，你看他們吃的神情就可以了解這種水果是如何的美味了。當此時也，要是有閒人經過，一陣濃郁的榴槤香飄過來，又看見別人在吮舐着指頭那樣的滋味無窮，自已也就很自然的蹲下來要半邊吃吃，享受一下那甜蜜的異味，也享受一下那大衆化的情調。如果你不喜歡吃榴槤而看到這種情景，恐怕就要替自己可惜了。

由於榴槤以吃樹上剛掉下熟透了的最好，香港到得並不多，而且也不常有，除非是在南洋最當造的一個月，但加工製造的榴槤糕則經常有應市的。榴槤糕的原料雖然也是榴槤，吃起來那種「異味」却沒有榴槤果濃郁，但是可以保存相當時日，對於吃不到新鮮榴槤而又喜愛榴槤的人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滿足。榴槤糕的銷塲不錯，據說是這種東西很滋補——如果是眞的，那麼吃新鮮的榴槤自然也一樣的滋補，我不知道滋補之說是否如所傳的有價值，不過凡是嗜食榴槤的人都不是由於它滋補而引起，而只是因爲它好吃得出奇甚至是吃上了癮，滋補與否，大概是從來不會想到的罷。

南洋人喜歡吃榴槤簡直把它作爲神聖一樣對待。他們對這種水果是用最高貴的名詞來尊稱它、褒揚它、歌唱它——「熱帶果王」是它的最高峰。遠在一五九九年有一個旅行家林斯特就說過這樣的話：「一切嘗過這種香味的人都以爲它的香味勝過世界上一切別的水果。」然而它到底怎樣好吃呢？這問題是無法用文字來回答的，而必須親自去感受，當你吃過榴槤，吃上了而且吃上了癮的時候，你就會了解這種水果之所以稱王、所以爲那麼多人狂熱地喜愛的原故了。

一九五九年、七月、廿八日。



果香憶語

膾炙人口的菠蘿蜜

六月，是南國菠蘿蜜成熟的季節，這是一種只有在熱帶和亞熱帶才有的，奇特而碩大的佳果。如果你喜歡它的話，食時會感到淸香、滑潤、奇味無窮。

菠蘿蜜原產於印度，「菠蘿蜜」三字皆爲梵語，是印度人民敬重的樹木之一。其木屑可製黃色染料，有人用它來染浸僧侶的袈裟。

中國大藥學家李時珍在三百多年前就把它收羅到「本草綱目」中去。他說：「菠蘿蜜生交趾、南番諸國，今嶺南、滇南亦有之。樹高五至六丈，不花而實，出於枝間。多者數十枚，大如冬瓜。五、六月熟，顆重五六斤。」又指出「菠蘿蜜性甘香、微酸、無毒，能止渴解煩，醒脾益氣。」這是很中肯的。不過，限於他當時的理解，也有不實的地方。比方所謂「不花而實」便是受當時植物學發展條件所限制，因爲菠蘿蜜的花，隱藏在托葉的鞘內，不易看見。

菠蘿蜜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別的果木都是在枝梢結實的，惟菠蘿蜜却不然，多結實於樹榦，形成瘤狀。據說，海南島還有一個故事：「一個農民在一株菠蘿蜜附近蓋了一所房子，住下不久，覺得香氣滿室，細看之下發現原來是因爲菠蘿蜜的根穿透屋內，並在根上結起了菠蘿蜜來的緣故。」這種樹能在根莖部位長出果實來，是實有其事的。

菠蘿蜜的味道很膾炙人口，熱帶居民更是特別喜愛。它不但肉好食，核仁煮熟也很可口，廣州植物誌謂其子煮熟味「似芋」，其實不然，它是酷肖鳳眼果的。（蕉茅）

越南人與檳榔

越南人民是以愛吃檳榔出名的。這嗜好，已經流傳了三千多年。他們接待親朋和尊長，都得用檳榔來表示歡迎和敬意。就是祭祀神祗祖先，也是用檳榔來表示尊崇和追遠的意思，所以檳榔在越南，比紙烟更爲普遍流行。

他們日常吃檳榔，是和着玉桂、石灰和蒟葉同吃的，有時也加上一點土產烟葉，使食味更加濃厚。當咀嚼檳榔的時候，口腔裏自然發生一種殷紅似血的汁液，連帶兩片咀唇也染得鮮紅起來。

在越南人的眼中，檳榔是一種有益的東西，它不僅可以保護牙齒，還能使牙齒特別堅固，事實上當地人民確又是很少有牙患的。在中國古代藥書裏，也說過檳榔能消食，除痰。這就更無怪越南人保持着這傳統的習慣了。

越南人離家外出的時候，一般都隨身帶着銀製的盒子，裏面盛着檳榔和石灰，玉桂、蒟葉等東西，好像我們隨身帶着烟盒一般。至於家裏，另設備着一個很精緻的全盒。全盒的形式，和中國春節時家家用來盛糖果的全盒相彷彿，其中各個分格，是載着石灰、玉桂和烟葉等配料，分格的下層，是貯備檳榔和蒟葉的。每當客人到來，一定要把全盒拿出來奉客，不然就是對客人不敬和無禮。（杜芳）

隆中之遊

蘇德

「……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羅貫中三國演義

隆中是我國著名的名勝古跡之一，讀過三國演義或者聽過劉玄德三顧草廬故事的人沒有不知道的。

隆中距湖北襄陽三十華里，出城西行經過老龍堤，萬山、千山、賈家洲、廣德寺，再折向南行數里便達。

隆中的美麗，在古今的文字中都有描寫，不在話下。就是從襄陽到隆中的沿途風景也是够迷人的。比如在十里長的老龍堤上，可以看到堤左良田千頃，綠波蕩漾，遠處青山戲雲，堤右漢水滾滾而歌，悅耳動聽，觀山聽水，猶如進入詩畫境界；又如登上萬山、千山之頂，可以遠眺襄樊市全貌；再如從萬山到賈家洲，有一段沙洲長滿了善舞多姿的柳樹，在河堤上走，好像駕淩在柳浪之上；還有廣德寺也是著名古跡，可以飽賞一番；等等。所有這些美景，特別是沿途的農業生產的蓬勃氣象，給我和跟我同行外甥女以春天的感受，雖然是在夏天。

隆中的地形好像一把剪刀，兩條溪流由南而北在山口會合，兩溪之間有座不高的山。沿着右邊溪流而上直達老龍洞，沿着左邊溪流而上直達通往尹家集的大道。隆中就在右邊溪流的山腰之上。

一進入山谷，叫人立刻想起大小說家羅貫中對隆中的描寫：「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古今的隆中是無法相比的，不過我們今天身臨其境，則感古之隆中遜色多矣。至於羅貫中說的「松篁交翠」有之，「猿鶴相親」則為「蟬鳥合鳴」所代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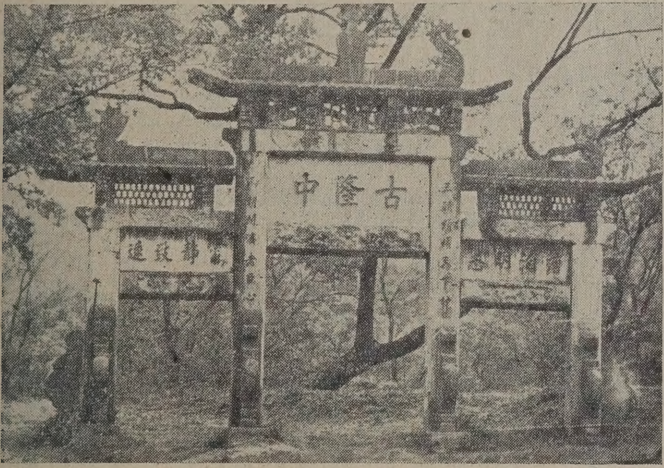
登隆中山有兩條路，一條從山右爬一個陡坡，踏着半月形小道而上，一條通過「古隆中」牌坊正面直上。我們是由正面而上的。

「古隆中」牌坊高大雄偉，正面橫寫「古隆中」三個大字，兩旁有杜工部詩句「三顧頻頻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作為對聯，其後書有「三代下一人」及其他字句。

因為回頭還要經過「古隆中」牌坊，所以停留不久即開始登山。蟬在鳴，水在歌，樹林在微風中起舞，百鳥隨舞伴奏，不覺「漢諸葛丞相武侯祠」已出現我們眼前。

武侯祠共有三進，最後才是正殿。正殿有孔明先生手執羽扇塑像，其右名畫古物甚多，尤以銅鼓最吸引人。據說當年孔明擒孟獲時所製，約重四十餘斤，懸於水上，用栖木追擊之，聲極圓潤。這是否眞實，尙待歷史學家攷證。正殿之左擺有明末提督王輔丞藍布僧鞋，木瘻托辭及八尺餘的拐杖等遺物，很吸引人，這些東西由何而來，也有待於攷證。

正殿因為是武侯祠的主要部份，



古隆中的牌坊

大涼山行

海襟

大涼山曾經被目為「不毛之地」、「夷蠻之域」，過去到那裏去，只有徒步或騎馬，就好像去探險似的。現在不同了，可以從雲南，也可以從四川西昌坐汽車進入大涼山。

大涼山，雖然聽起來還是那麽遙遠，但它再也不是與世隔絕的地方了。

我是今年四月間到大涼山去的。從成都出發，坐了一小時十五分鐘的飛機到達西昌，再從西昌坐汽車進入大涼山。我們的汽車沿着西昌至宜賓的公路向東行，到了離西昌十八公里的風箱口就進入大涼山地區了。大涼山是由一羣大大小小、重重叠叠的山巒組成的。汽車忽上忽下地顚幌着，像一隻航行在海洋上的帆船。四月初的大涼山，仍是下雪的天氣，山頂上和山腰的背陰處積雪皚皚。

彝族人民的房屋和漢族的差不多，厚厚的土板牆，人字形的屋頂。不同的是：屋頂蓋不是瓦，而是一塊塊的木板，用許多石塊壓着。他們集中居住的地方，大都築有圍牆。彝族男女的臉膛都是黝黑的，用黑紗布包着頭，外面穿着黑色的「擦爾瓦」（毛織品，式樣像斗篷），裏面着「披毡」（用粗毡裁成「擦爾瓦」的樣式）。穿着這樣裝束的彝族人騎在馬上，活像古代的騎士。彝族婦女拖着長可及地的「百褶裙」，耳朶上掛着成串的大紅珠子或銀首飾。他們的脚上大都穿着草鞋或膠鞋，也有穿布鞋的，光脚的少見了。

我沿着終年不凍的昭覺河，來到昭覺壩子上，彝族農村的春天景色就呈現在我的眼前了。昭覺河水像乳汁一樣哺育着壩子上的大塊土地，雜草開始回綠，楊柳抽出新芽，小麥和油菜綠油油的，油菜還吐露着黃色的花朶。熏肥土窰冒出了縷縷青烟，飄散在蔚藍色的天空中。彝族農民正忙着給小春作物潑洒尿水、施追肥。拖拉機在吼叫着、奔馳着，深翻着土地。……

一個臨時替我作翻譯的本地人，指着小麥和油菜對我說：「這是今年才有的」。他又指着路旁的一幢雪白牆壁



古隆中的抱膝亭

因此過去遊客至此題字掛匾者頗不乏人。

正殿西邊花廳後進爲三義殿，有劉備、關羽、張飛三弟兄三個塑像。花廳前是一個小花園，園中花草很多，以牡丹爲主。隆中的牡丹是久負盛名的，可惜我們來遲了，要是春天來該是多好。

出正殿西邊花廳下二十餘級石階，西行約三十步即「三顧堂」。「三顧堂」曾是當年劉備三次拜訪孔明的拴馬休息處，內有不少石刻碑文圖像，如孔明與劉備談話的「隆中對」、孔明石像、梁父吟詞、前後出師表、隆中全圖等，此外還集有杜工部詩句：其一，「諸葛大名垂宇宙，元戎山隊出郊坰；其二，「往時文采動人主，萬古雲霄一羽毛」。

「三顧堂」後面是「六角井」，它曾是孔明先生的飲水泉，因泉眼閉塞，現成枯井。

「六角井」上面是「草廬亭」（原始茅亭，現改瓦屋），這兒是孔明先生的會客室，當年劉備與他談話的「隆中對」即在此處。「草廬亭」粉刷得很美觀，大約粉刷爲時不久，還有油漆味。據說這是設在隆中的文物保管委員會的功勞，可見當局對名勝古跡的重視。

從「三顧堂」後門上昇到「野雲菴」，足有石階一百四十四級。我們一邊上一邊數，將近「野雲菴」傳來一陣陣提琴聲、胡琴聲和人們的歡笑聲。起初以爲是遊客們在此取樂，原來曾爲孔明先生的寢室的「野雲菴」，現在成了模範教師的休養所了。我們眞羨慕這些爲下一代立下功勞的人，在這個著名的勝地度過暑假。

離開「野雲菴」，一直下到「三顧堂」下的「抱膝亭」。「抱膝亭」是孔明先生耕田時抱膝休息之處。這個亭子很高大，共有三層，在遠處只能看到彩色亭尖，忽隱忽現，在林浪裏飄浮。孔明先生選擇這個地方休息不是沒有道理的，第一，下面流水潺潺，可聽可飲！第二，距耕地不遠，休息後馬上可以下田勞動。

「抱膝亭」下面有一小橋叫「小虹橋」，橋下水清味甘，終年不斷。光看小橋是沒有什麼出奇之處，但當你了解劉備二次來訪孔明（正下大雪）未唔，遇到他的岳父黃承彥在此歌吟「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的詩句時，就覺得更有意思了。

過了「小虹橋」我們參觀了孔明先生過去的耕地，現在人們叫它「躬耕田」。讀過「前出師表」的人，都記得這一句「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躬耕田」即是據此命名的。

接着我們又看了「半月溪」和「梁父巖」。「半月溪」是座清泉，相傳泉內月亮只有一半，與月蝕一樣，這可能因泉上土壕遮掩之故。我們眞想在一個月圓如鏡的晚上來看看它的奇妙。「梁父巖」也是很美的，在「古隆中」牌坊前面，向東南拐角的山咀處，當年孔明先生在此避雨吟唱「梁父吟」這個調子，故得名。「梁父巖」內有石桌石椅，可對坐着棋，據說很多遊客不是在這兒避雨，而是着棋，眞有意思。

隆中太好玩了，我們遊了半天，還有很多地方沒有去看，如有名的「老龍洞」不僅水清味甘，而且有小蟹可捉，對面「棋山」上的又紅又大又甜的山楂果也沒有去摘，「棋山」頂上遠眺的願望還沒有實現，眞是遺憾。

在歸途中，我們談論着隆中的遠景。據朋友說，由於我國經濟建設飛速發展，襄樊市建設的規劃很大，下至張家灣（距襄樊十五華里）上至竹條鎭（距襄樊三十華里），都將成爲襄樊市的組成部份，這樣隆中則將成爲襄樊的市郊公園了。將來襄樊市的勞動人民可以愉快地在這兒渡假期，同時從漢口到襄樊的鐵路修通後，隆中將熱情地接待全國各地的遊客和無數來自遠洋的外國朋友。

的小樓房說：「這個氣象台是剛建立的」。到了南坪社，他先指給我看的是辦公室對面的醫院，他說：「這也是新的」。然而，在四年以前，大涼山彝族地區還被野蠻的奴隸制度所束縛，少數奴隸主佔有大部份土地和奴隸人身。彝族人民過的是十分原始的物物交換的經濟生活，沒有貨幣，沒有市場，也沒有商人，有許多人窮得沒有穿過鞋，沒有睡過床鋪，吃飯也沒用過碗筷。

南坪社是由三千四百一十一戶從前的奴隸羣衆組織起來的。去年全社糧食生產比一九五七年增產了一倍，社員收入增長了百分之五十六。社裏三百多個過去的單身奴隸，絕大部分已經結婚安家了。

馬比戈果和幾兒妞妞就是一九五六年才結婚的。我特地去訪問了這個新家庭。他們住在專爲安置貧苦群衆新修的房屋裏，房屋是瓦頂的，比舊的好多了。他們兩個都很年青，馬比戈果是二十九歲，幾兒妞妞是二十三歲。已經有了兩個孩子。房間顯得很整潔，「鍋庄」（彝族人家取暖、燒飯用的火塘）上燃着炭火，散發着溫暖的氣息。靠東牆的木櫃上，擺着毛巾、牙刷、漱口盅等日用品。馬比戈果穿着「擦爾瓦」和「披毡」，裏面還穿着普通的藍布幹部服，頭上留了頭髮。幾兒妞妞穿戴得更整齊，穿了鞋襪，兩根長長的髮辮盤在頭上，兩頰有淺淡的酒窩，頸上佩着方塊的銀首飾。馬比戈果和我談起今昔生活對比。他說：「以前是披半張破羊皮，穿一條麻褲，凍、餓、打、罵是常事，含着眼淚過日子。現在吃到了大米，穿上了布衣服，今年還買了新鞋子，吃飯不愁了，穿衣也不愁了。」

新的事物正在這裏不斷地出現，就在布拖壩，有一個涼山彝族自治州汽車駕駛員訓練班。參加第一期學習的五十一個學員，絕大部份是彝族青年。「汽車」這詞兒，老彝文裏是沒有的。現在不光詞兒有了，而且汽車也有了。這一期的學員原來計劃是六個月畢業的，但是，彝族青年克服了語言不通的困難，很快就掌握了一般駕駛和修理的技術。都莫莫勒學得特別快，曾經獨立駕車從布拖到昭覺走了一個來回。訓練班漢族劉師傅說：「彝族青年很勤奮，很聰明，學得很好，掌握技術出乎意料的快。」劉師傅說學習期限可以大大縮短，估計一百天左右就可以畢業了。從劉師傅的介紹裏，我看見了彝族新人在迅速地成長。



星馬地名談

章形



星加坡爲馬來語，意思是獅子城；馬來亞却是十四世紀末建立的滿剌加王國(Malaka)所遺留下來的，或說是蘇門答臘原有一國叫馬來由(Malaiu)，被稱爲馬來人，他們移入之後，才帶來這個名稱的。

在馬來亞半島上，自古以來，常分成若干小國，由於中國航海家和商人的發現，陸續記入了中國的史籍。不過其中有一點別扭：當第一個航海家發現時稱之爲A，可是隔了若干年，第二個航海家發現時，却稱之爲B了。這當然是不足異的。因爲那裏的情況確實已經變了。但糟糕的是第二個航海家不知第一個航海家所稱的A就是這裏，各人紀載各人的，地名的譯法也不同，而且大多寫得極簡畧，地名與國名也往往分不清，於是留給後人很多困難，要費一番功夫去查對。有的却只能叫後人去猜謎一樣的猜，——究竟那是什麼地方呢？有不少學者，所以對此津津有味，恐怕就是因爲有謎樣的成份的緣故。

不過話仍得說囘來，南洋古代史，得以給人以相當的概念，還是靠了這些紀載呢。這裏也只能不分國名或地名，只都當作地名來談吧。

關於南洋的最早記載，當推漢書地理志，說從徐聞、合浦等處出發，可以到都元國、邑盧沒國、諶離國、夫甘都盧國、黃支國，漢使曾經到皮宗，過；黃支國之南有已不程國，就沒有到了。

現在已經查出，黃支國是在今印度南部東岸，皮宗在今星加坡南，大約是一個島。航道分明是取道馬六甲海峽的，無疑會與星、馬地區接觸了，那時這裏有什麼國呢？在這個記載上，無法獲悉。只有猜，有些人猜都元國就在今馬來半島。

後來三國時東吳曾遣使朱應、康泰訪扶南，即今柬埔寨，還經過別的一些國家。囘來後都寫過書，柬埔寨接近馬來半島，在那裏所聽到的，也許更眞切些。他們說南洋有百多個國。可是，那些書又失傳了。眞是無法可想。幸而留了一點，那是別種著作中引用了他們所寫下的話，引得是不是正確呢？也沒法對證。他們曾說，在柬埔寨的南方，有屈都昆、九離、頓遜、比嵩、邊斗、蒲羅中等國。雖然不可能是全部，那麼，總有一兩個是在馬來半島的吧。

就譯名來看，頓遜就是淡馬薩(Tamasak)了。淡馬薩是星加坡的古名，這個名稱在元代才記入中國史籍。比嵩大概就是漢書地理志上的皮宗了。這種辦法，當然也只能算是猜。

再談回憶中的星加坡

陳君葆



在上次的一篇文章裏，我寫到過：當年星加坡所給予我的第一個印象，並不怎樣的愉快，怎樣的新，但它是不是最可靠的呢，仍成問題，不過這我不打算在這裏討論了。這裏所要指出的是：當時我所看到的，從而構成了我的第一個印象，只是星加坡這個地形如張翼在飛的蝙蝠的孤島的一部分，並且還是它的很小一部分，不過也可能是它的最重要一部分。之後，我看到了市區的其他各部分了，我的看法逐漸有些不同了，可是那第一個印象始終沒有很大的改變。

那上面所說的星加坡市區的很小一部分，是屬於所謂「大坡」範圍，從這裏向市區東面再延長過去便是「小坡」了。在這一區裏邊，大概當時所有的廣幫、閩幫和潮州幫的大商號都包括在一起了。在這裏，你可以看到許多酒樓茶室，大小館子，弄廣東菜的，福建菜的，上海菜的，甚至也有一家是弄四川菜的。很可惜，這弄四川菜的一家，開了不久就因爲生意不好而歇了業，可能是受到那時候橡膠大落價所形成的不景氣的影響罷。是的，在這一區你也可以看到幾家演廣東劇或潮劇的戲院，還有一兩家電影戲院，陳設得都比較樸陋，不像是第一流的。自然，那不可避免的妓院也麕集在這裏了。「粉白黛綠，列屋閒居」，情形和港島曩時的石塘嘴差不多。記得許南英先生丙申年寫的「星嘉坡竹枝詞」，其中有一首這樣寫道：

「傍晚齊輝萬點燈，牛車水裏鬧奔騰；笙歌一派鬧天樂，人在高樓第幾層！」

丙申，那是一八九六年，是中日甲午戰爭後兩年。二十五年後，我到星加坡，這情形似乎完全一樣，沒有改變。

是的，這裏是「牛車水」，晚上，尤其是晚上，最熱鬧的地方，戲院、酒樓、茶室、咖啡店、妓館、擺攤檔的，都在這一區內。不過，特別吸引我的注意的，在當時說倒不是所謂「人之大欲存焉」的一切。特別引起我的注意和好奇心的，使我感覺到要找出一些解釋的，是在這一區裏邊，有兩個名稱很古怪的機構，一個叫「玻瓈住」，一個叫「北麒麟」。起初，我以爲「北麒麟」大概是動物園的別名或簡稱，而「玻瓈住」或「玻璃主」則可能是倫敦的「水晶宮」那一類的建築物，誰知都不是。枉道從那裏經過，才知道「玻瓈住」是指警察署，它是Police一詞的音譯。至於稱「主」的，指人說，也就是警察長了。然則「北麒麟」又是什麼呢？

說起來也許你不會相信，原來「北麒麟」指的是華民護衛司這一個機構。可是華民護衛司爲什麼又要叫做「北麒麟」呢？事情是這樣：星加坡開埠以後，頭一個被任爲華民護衛司的英國人，他的名字叫做畢格靈 Pickering，因此中國人就以他的名姓來稱號他的官職，其後也就變成了他的官署的代名詞了。

當然咯，跟「玻瓈住」一樣，「北麒麟」是音譯，也都是通俗的稱謂，並非正式官名。不過我總覺得這和還有其他好幾個用中國字翻譯過來的名稱，很有意思。記得那一年我第一次從星加坡華民護衛司

到了南北朝和隋唐，我們知道馬來半島上有丹丹（單單，或說在他處）、赤土、狼牙修、羅越等國。新唐書地理志上說，羅越國在馬六甲海峽的北岸，這一點，可以肯定，在今馬來亞半島的南端，包括星加坡在內，唐代是羅越國了。不過有的人却認爲在中部，這倒沒有多大出入。

到了宋代，記載更加複雜了，知道在馬來亞半島有單馬令、丹眉流、登樓眉、登流眉，這恐怕只是一個地方，正是Tamasak（星加坡），譯來譯去，抄來抄去，才把它變成了四個；而狼牙修被寫爲凌牙斯加；同時又出現了佛囉安國，又叫佛來安；又出現了蓬豐、登牙儂、吉蘭丹，那廮，這就是現在的彭亨、丁加奴、吉蘭丹了。這就不必猜，一看就明白了。這在元代，被稱爲彭坑、丁家蘆、吉蘭丹的。可是元代又出現了一個丹馬命國，不消說，就是單馬令了。而龍牙門則是指星加坡，而且提到單馬錫蕃，那廮和Tamasak的譯音是很接近的。

元、明兩代，中國對南洋的航運更爲發達，而馬可波羅和鄭和的遠航，都有直接的記錄。可是馬可波羅的記載南洋，有時也很混亂，叫人難以捉摸，他說自爪哇向西南航行了七百邁爾之後，才到崑崙島，連方向也顛倒了。他提到了羅斛國，有人認爲就是羅越，有人認爲是在暹羅。

直到鄭和下西洋，有文士隨行，他們的記載，才明確起來，然而現在來看，也還有些弄不清楚的地方。不過就星、馬來說，却很明白，因爲那時滿剌加王國建立起來了。這裏，有幾個小國，如急蘭丹（即吉蘭丹）、彭亨、柔佛、九洲山（今森美蘭，Sembilen，馬來語九島之意），都在中國載籍，而是屬於滿剌加王國的。

鄭和下西洋時，和滿剌加王國的關係很不錯，這裏經常在暹邏的威脅侵擾下，鄭和到南洋，暹邏就不敢動了，滿剌加王很感激，所以在十五世紀初一直到十六世紀初，一直向中國朝貢，（不是爲了做生意的假朝貢），有多次由國王親自率領妻子陪臣到中國，其中一次，帶有陪臣五百八十人。這是怎樣龐大的一個訪問團！

據費信的「星槎勝覽」記：「永樂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賫捧詔敕，賜以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域，爲滿剌加王，其暹邏始不敢擾。永樂十三年，酋長感慕聖恩，挈妻携子貢獻萬物，涉海朝謝，聖上賞勞歸國。」

可以注意的是，滿剌加王國，是相當統一了當時的馬來亞的，馬來亞之所以爲馬來亞，由這一王國所奠定。這個王國存在之日，與明朝的關係一直很密切，到一五〇九年八月，第一艘葡萄牙的艦隻侵入之後，滿剌加王朝也就漸漸解體，於一五一一年滅亡。馬來歷葡、荷、英四百幾十年的統治，成爲殖民地，而星加坡和馬亞也就分成了兩個部份。



門前走過，髣髴那裏還掛着兩個虎頭牌，迫近看才知道畫的是虎頭，不是麒麟。我想我這一點記憶沒有錯。不過這一點並不怎樣要緊。我所要說的，是「北麒麟」這個名字，在中國人的耳朶裏響起來，倒是十分好聽的。其他的名稱，像「公班衙」指當地政府，是Comgany一語的音譯，使人聯想到星加坡與東印度公司的歷史關係，那是怪有意思的。又像星加坡地名當中的好幾個，如Kafong的作「加東」，Pasir Po-njang的寫作「巴斯班讓」，Taniong Pa-gar的寫作「丹戎巴噶」，Chang-i的寫作「樟宜」，以及Bukit Timah的寫作「武吉知馬」，這些不但字音很切當，而且選字造詞，亦頗見匠心經營。大抵比香港這裏的翻Waterloo作「窩打老」之類，其間聰明與笨拙的相去，何止以尋丈計呢！「勿謂南中無人！」那時候我雖然是初到星加坡，但已經有着這樣的感覺。

「千艘重譯紓閩粵」，這是星加坡老詩人丘菽園的詩句。我每讀他的詩，總覺得這是一個語重心長的句子。自來作家用詩來寫星加坡的，不曉得多少人了。像黃公度的「地猶中國海，人喚九邊門」，自然是很可以玩誦的句子，讀起來使人感奮，和它相比較，似乎丘菽園的「天塹資西戍，荒原沒故營」一聯，畧遜一籌，可是「千艘重譯」一句，我却覺得它特別搖曳而多姿。我想我應該把那詩的全首抄在下面，它是「星洲雜感四首」的最末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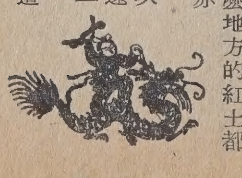
「雄風四面盪潮流，島外烟光一覽收。庸厚西鄰天設險，憐非吾土客登樓。千艘重譯紓閩粵，終歲單衣比夏秋。慚愧漁樵成獨住，娵隅漸復解蠻謳。」

縱使是「第二故鄉」了，然而，「憐非吾土客登樓」，在好久好久以還來說，與老詩人有同感的，想也不在少數。

初抵星加坡，我對於「北麒麟」這樣的一個響亮悅耳的名字，雖然唸着覺得好玩，但是總覺得華民護衛司這一個機關的存在，是對於中國民族的一種侮辱。它是遲早應該被撤銷的。現在星加坡宣佈獨立了，我不曉得「華民護衛司」這個機構是否仍舊存在。人們沒有忘記，近一百五十萬人口的星加坡，中國人佔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啊。

星加坡是一個島，現在已經稱「國」，便是島國了。不過這個島，在二十年代，當建立「東方第一個大軍港」的時候，就已經築了一條隄，與馬來半島連綴起來，這樣嚴格地說，它已經不是一個島了。可是雖然這樣，「連山斷處見星洲」這句話，便是現在仍然有它的眞實意義，因爲從柔佛向南走，所見的仍是這樣的情況。從大洋方面來，情形倒與此不同；因爲星加坡地勢平坦，雖然有些丘陵，但起伏性不大，所以從大洋面眺望，除了十分接近海岸，就只能够遠遠地望見像地平線上的一些畧不規則的動盪而已。從前我有一句詩句：「海天一線露青垠」，情形髣髴就是這樣。我這樣地形容，也頗感到不足，不過從海洋面上所得到的印象，又的確如此。

掩蔽着在一層很厚的綠色的地毯底下，星加坡的土壤是深紅色的。它的紅的程度，有時會使得你起一種反感，尤其是在強烈的陽光底下的時候。這一點我是在抵達星加坡後第二天去遊植物園時體察出來的。我頗怪他們爲什麼不把植物園裏的汽車路都擱上柏油。土壤是那樣的深紅，比我從來所看到過的無論什麼地方的紅土都要紅。它比我國湛江市區赤坎一帶的紅土固然要紅，就是和馬來半島西岸紅土坎這個地方的紅土比較，也還要紅得多。然而「紅土坎」這個地名，就我自己所知，倒沒有在星加坡出現過，這一點我始終不大明白。



記廣東漢劇兩位老藝人

黃桂珠與黃莽傳

李書唐

漢劇照說應該是湖北省的地方劇，爲什麼廣東省也有了漢劇呢？

爲了找這個歷史根源我曾經和廣東省漢劇團的朋友談過，據說：廣東省的漢劇，也是由湖北流進來的。遠在二百多年前，明淸之交，爲了避亂，由武漢地區，輾轉到了廣東、福建、江西三省交界之處，停留下來，就在這個地方生了根。這地區相當遼濶，它包括了廣東的梅縣、蕉嶺、興寧、平遠、和平、大埔，福建的武平、上杭、龍岩、連城、長汀，江西的瑞金、會昌、尋鄔、安遠、定南，幾達二十個縣。這個地區的廣大人民，都喜愛漢劇，經過了多年的習染，漢劇已成爲他們自已家鄉的戲——他們已忘了這是外來的劇種了。

廣東漢劇最興盛的時代，是淸代中葉，晚淸這個劇種已經沒有以前那樣如火如荼了。到了民國時代，這個劇種一息尙存，解放前，更加氣息奄奄。漢劇的藝人，生活都難自保，只有捨棄了他們愛好的藝術，走天南，到地北，改行謀生，有的做了小販，有的做了小手工業者，有的做了農民，情況不好的，就到處流浪，眞可說是一日三餐，不知費幾許艱難，方能解決。

現在身爲廣東省漢劇團的台柱黃桂珠、黃莽傳兩位老藝人，他們在解放前，就是歷盡艱辛，才渡過那個難關的。可是今天他們都能把自已千錘百鍊的藝術，獻給愛好漢劇的廣大人民，他們無須再爲生活顧慮，他們現在唯一的願望，就是怎樣把漢劇藝術，發揚光大。

我不懂漢劇，之前，我祇聽過湖北漢劇演員陳伯華的唱片「宇宙鋒」，聽慣了珠圓玉潤的梅蘭芳京戲「宇宙鋒」，再聽漢劇「宇宙鋒」，總覺得還是京戲好過漢劇。這種主觀的看法，一直到我看過廣東漢劇之後，才改變過來。百花齊放，行行出狀元，每一個地方戲曲，都有每一個優點和特長，是不能用自已的主觀尺度來衡量的。

我第一次看廣東的漢劇是三個短劇，第一、「探樓」，第二、「盤夫」，第三、就是黃桂珠與黃莽傳合演的「百里奚認妻」。

這三個戲都是傳統劇目，我對「探樓」「盤夫」兩齣戲的印象都不深，我祇記得「探樓」的主角是個唱銅錘的徐延昭，唱腔別有一工，他不像京戲裏的大面，黃鐘大呂的嗓門，風雲叱咤。他是用假嗓子唱，聽起來，和京戲裏的小生嗓子差不多。我爲了好奇，也曾詢問過這位演徐延昭的演員，爲什麼漢劇的大面，是這樣的嗓子？這位演員說，大面用小嗓子唱，也是傳統的習慣，他們曾經改革過，放開了大嗓門，像京戲中的金少山、郝壽臣、裘盛戎、袁世海那樣，可是觀衆不接受，觀衆也習慣了大面唱小嗓門，正和我們習於京戲的一樣，如果梅蘭芳、杜近芳，忽然用老生嗓子唱起來，我們也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漢劇的大花臉，就依傳統的習慣，一直唱着小嗓子。

現在我來談談黃桂珠、黃莽傳兩位的「百里奚認妻」。

這個故事發生在春秋時代，虞國有個名叫百里奚的人，娶妻杜氏，因爲家貧，每想出門找點事做，可是捨不得妻兒，便留在家裏。杜氏勸他到外面走走，比困守在家裏好。臨別之夕，杜氏宰了家中僅有的一隻鷄，煑一鍋粟米飯，爲丈夫餞行。她抱着兒子，流着眼淚對丈夫說：「苟富貴，勿相忘。」百里奚黯然離開了家，先到齊國，求事齊襄公，因沒人舉薦，流落在山東，討了飯，幸而遇到一位名叫蹇叔的，跟他很談得來，結爲兄弟，留着他在村中牧牛。

百里奚是個好飼養員，他懂得如何使牛肥壯，不染疾病，體力强，全村人都向他學習。可是百里奚的才具，做個飼養員，不免大材小用了。這時齊襄公死了，公子無知竊位，百里奚又想去試試，被蹇叔勸阻。兩人同回虞國。

百里奚離開家鄉十多年，重返故居，妻兒俱已不見，鄰居們說：年荒歲歉，她帶着孩子逃荒去了。百里奚嗟嘆一番，便由蹇叔介紹，認識了宮之奇，再薦與虞公，拜爲中大夫。虞公失國，百里奚又輾轉到宋國、楚國，仍舊放牛，楚王聞得百里奚有這種專長，就命他到南海牧馬。

秦穆公聞知百里奚的賢名，用五張羊皮，把他贖出身子來，親自召見。百里奚時已白髮蒼蒼，穆公問他多大年紀？百里奚說：七十歲。穆公慨嘆他年邁力衰。百里奚說：姜太公八十歲還在渭水釣魚，我七十已經遇到您，豈不比太公還早十年？穆公大喜，拜爲上卿，秦國大治。



黃桂珠（右）在漢劇「柴房會」中飾演穆二娘

百里奚的夫人杜氏，輾轉到了秦國，她爲人家洗衣過活。她聞知秦國上卿也名百里奚，她不敢斷定這個百里奚，便是她的丈夫。爲了探索這個秘密，身入相府洗衣。就在樂工奏技的時候，杜氏向府中人說，她也通曉音律，府中人轉言樂工，樂工給她一張琴，杜氏撫琴而歌，聲聲打動了百里奚，夫婦相認，父子重圓。

廣東省漢劇團的「百里奚認妻」情節，是採取了相府重逢一折，與劇名是很切合的。演員也祇有兩個，簡單、洗鍊。黃粦傳飾百里奚，黃桂珠飾杜氏。這兩位老藝人，他們掌握了劇中人的性格、身份和氣氛，恰到好處。

百里奚三十多歲離開家，在外流浪了四十年，牧牛，養馬，被人囚做媵僕，中途又當了逃犯，被人逮住，當作奸細。眞可說歷盡風波，到了暮年，七十多歲，才和分別了四十年的妻兒相見，這種悲痛，不是年輕人可以體會得出的，而黃粦傳就表演得很够份量。開場的時候，百里奚緩步出台，報了家門之後，唱出他懷念妻兒的哀惋心情，腔調悲涼蒼勁，沒有深刻的工夫，是不可能到達這種境界的。

杜氏出台，她所奏的樂器不是七絃琴，而是琵琶，她唱出了心中的積怨，原來的舊詞，本是：「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舂黃虀，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百里奚，五羊皮，父粱肉，子啼饑，夫文綉，妻浣衣，嗟乎！富貴忘我爲？百里奚，五羊皮，昔之日，君行而我啼，今之日，君坐而我離，嗟乎！富貴忘我爲？」

現在黃桂珠唱的台詞，是經過了加工和改動，顯得更親切，更動人。這一段唱詞，已經灌了唱片，同時，在「月是故鄉明」的影片中，這一段戲也攝進了鏡頭。



黃粦傳在漢劇中所刻劃的包公形象

黃桂珠、黃粦傳這齣「認妻」的精采地方，在於杜氏已肯定地認出了太師椅上坐着的相爺，就是她的丈夫。可是她不敢去認，她怕萬一丈夫是負心人，不認這個髮妻，她又如何下場呢？於是黃桂珠以悲不自勝的唱腔，字字血淚的唱詞，和哀惋悽切的表情，來試探丈夫的態度。

而座上的相爺百里奚呢？他本來已在思念妻兒，這時忽被這個洗衣婦人，唱出他過去的歷史事蹟。他遍訪不着的老妻，難道這個廡下彈琵琶的女子，就是他分別了四十年的妻子嗎？他不得不進一步的盤問。杜氏有問必答。黃粦傳與黃桂珠的演技，在這時互相吸引，一張一弛，一呼一應，百里奚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他立起身來，徘徊在舞台一角，猶疑着，思忖着。黃粦傳的那把扇子也是幫助他做戲的極好的道具，一忽兒張開，一忽兒合上，一忽兒背在背後，一忽兒掩在胸前，極其純熟的使用着。當他聽到杜氏道出眞名姓，黃桂珠的臉上，露出了祈求，徨惑的神情。黃粦傳忽地把皙白的髯口甩在左肩，用扇子遮住臉，只見那扇子微微的顫動，可知這時劇中人是如何的悽切、悲傷，而黃粦傳又如何想藉這扇子，把百里奚心中的哀痛，傳達出來。

最感人的一個動作，就是當杜氏跪在廡下，唱她的身世，百里奚禁不住下階，旋轉在杜氏身旁，不住打量。當杜氏唱到緊要關頭，百里奚完全認出了不是別人，就是他朝思暮想，而尋覓不到的妻房。杜氏撫摸着百里奚的髩髯，凄涼的說他好似奴夫百里奚。這時黃粦傳一搖頭，把手中的扇子向空中一擲，兩膝跪地，抱住了杜氏，痛哭失聲。台下的觀衆，有幾個能不爲這種緊張、激動的場面而流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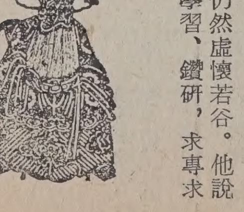
丈夫當場認妻之後，做妻子的又想到了丈夫別後的遭遇，她親切的問，他誠懇的答。百里奚訴說他四十年來，功名富貴，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的，他也受饑受寒，受苦受累，歷盡了辛酸，才有今日。杜氏一甩水袖，扶起丈夫，他們相逢是一件大喜事，應該歡笑，應該把過去不愉快的事情完全忘掉，所以她唱：「苦多少，恨多少，今朝一掃空。」苦盡甘來，讓觀衆爲他們流了同情的淚後，再飲一杯甜蜜的美酒，這完全符合於觀衆要求的。

我所看到的廣東漢劇三個劇目，「探樓」、「盤夫」、「認妻」，都在北京、上海、武漢地區公演過，都能得到觀衆一致的好評，尤其是「百里奚認妻」。據說京劇老藝術家梅蘭芳先生看了這齣「百里奚認妻」之後，也盛讚黃桂珠、黃粦傳兩位老藝人的工夫、火候，連梅先生也要向他們學習。

我看廣東漢劇，是在汕頭看的，那時他們劇團工作很忙，導演、演員都在悉心從事「血手印」的修改。黃桂珠先生那時是漢劇團副團長，除了演戲，還有團內的業務，我未能和她多談。黃粦傳先生比較空一點，我就在他們排戲之餘，抓住三兩分鐘時間，和黃先生談了幾句話，我才畧爲知道一點廣東漢劇的來源。黃先生說：解放後，政府全面照顧到廣東省各劇種的發揚，發掘。他們這個劇團裏的演員，以至樂師，有很多都流散在各方，從事其他行業，經過了訪求，尋覓，才逐漸聚集在一起，壯大成今天這樣的劇團。

黃先生雖然藝術精深，他仍然虛懷若谷。他說他還是個小學生，要更努力的學習、鑽研，求專求紅來報答觀衆的厚望。

今天的廣東省漢劇團，新劇目層出不窮，我們緬懷既往，瞻望將來，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聲中，黃桂珠、黃粦傳兩位老藝人，必能放出更動人的光朵。



詩文苑

七夕作客感賦

夢翁

郎在河東妾河西，兩情脈脈水平堤。今宵難得橋填鵲，吩咐天雞且未啼。
一年一度一相逢，久別從來情倍鍾。常願朝朝七月七，不教牛女歎飄蓬。
獃痴從古是書生，佳節何堪賦遠行。天上猶圓今夕夢，阿儂太不近人情。
家園遠望鳳城頭，潮海茫茫雲水秋。欲倩填橋那烏鵲，扶儂飛渡到紅樓。

潮州農村雜詠

許美塤

事物農村好處多，試看月浦獅頭鵝；百斤一對尋常重，鴕鳥才堪算大哥。
註：澄海月浦特產大鵝名獅頭，每隻重四十五斤。

昨日潮城採杉木，明朝汕市買玻璃，牛欄雞舍重新建，恩及獸禽今始知。
註：各地新建牛欄雞舍，講求光線、空氣、衛生、營養，古人所謂「恩及禽獸」，今始見之。

鳳湖橄欖挺然立，後隴甘薯甜似飴，更有馬頭山竹蔗，色如碧玉味勝梨。
註：潮汕名產指不勝屈，例如揭陽鳳湖橄欖置案上直立不倒，甘脆可口，潮安後隴紅心番薯，普寧馬頭山竹蔗，均馳名遠近。

蓮華集拾零

夢翁

報侯乙符惠書

騁志出塵表，遊神在太初。澄澄杳象慮，湛湛涵清虛。冥然若無覩，氤氳起吾廬。忽聞胖洞道，攜來雙鯉魚。怡然一展覽，珍重使君書。朗誦出金石，琅琅聲以舒。乾坤歸橐籥，天地亦權輿。塵埃與野馬，萬物長相噓。餘音尚繞樑，猶然夢華胥。

題侯琴譜白衣送酒圖

白衣少年！爲君送酒到花前。人生在世須稱意，自古飲者仙乎仙。既得中山千日酒，請君開甕醉十千。曾聞青蓮斗酒詩百篇，又聞張旭醉中草聖傳。知君能詩又能書，我將稱之爲張旭，有時呼君作青蓮。

山居

青溪隱隱隔桑麻，翠竹深深三兩家。東院種松西院柳，半庭明月滿庭花。煮菘試汲岩邊水，補壁來尋嶺上霞。未許劉郎相問訊，卻教洞口白雲遮。

和蔡竹銘夫子漫興元韵

咳唾九天珠玉落，方知天上有詩人。詩驚洛社初吟句，水入曹溪皆是春。絲竹生成屬太傅，楊枝我願洗風塵。壺公自有逍遙處，誰識壺中日月新。

白露橫江天接水，超然胸次憶東坡。得閒閒趣清而逸；讀寄寄林詩與歌（註：夫子有「閒閒錄」及「寄寄林」諸集）。一樹芳梅因雪艷，百年好景得春多。自從謫落人間後，每復霓裳夢大羅。

又報南枝開李樹，工於點綴入詩無？從來梅福猶居市，底事季真竟乞湖。願月常圓長伴我，有花當護不妨奴。幾生修得神仙果，且羨人間是舊吾。

醉後問天天笑我，是真面目何曾狂？瀛壺路入游仙夢，鮀海春撐詩客船。代菊唱酬誇栗里，偷桃氣味問東方。青燈黃卷又師弟，彷彿衍南舊草堂。

早春

漫欲偷閒學少年，一年最好早春天。清晨命駕出郊野，庶物與時互秀妍。衆鳥猶欣得所托，我人何必不同然？徒言選勝尋芳去，便落風花雪月邊！細草茸茸方帶露，青林燦燦明朱霞。去年曾折亭邊柳，今日又開陌上花。躍躍游魚鱗在釜，依依夢蝶惜離家。征人未解逝川嘆，苟令聞之應嘆嗟。

浩廬吟草

陳浩廬

江村初夏

半晴半陰四月天，春耕已罷酒家眠，沙鷗翔集江邊際，爭食魚蝦逐水旋。清和天氣堪行樂，翫水觀山聽澗泉，寄語庸人應自覺，莫爲利欲所拘牽。

案頭瓶花

淡掃蛾眉起斂容，案頭清供伴龍鍾，宛如西子凝眸立，笑煞老夫情意濃。

自況

七一老翁體尚健，眼看世故不勝多，人生少壯須樂業，莫負韶光空自過。

春日即事

客來驚午夢，話故啜新茶，評論古今史，庭前看杏花。

牛女雙星

牛郎織女在天河，勤織力耕快樂多，民衆向伊齊學習，豐衣足食唱謳歌。

登韓江樓

登樓眺望韓江勝，江水東流氣象雄，文化日新同猛進，掃盲開智補天功。（韓江樓今爲工人文化宮）

詠潮州八景

湘橋春水漲，韓木夏花開，鱷渚秋風渡，鳳凰多嶺梅。金山松樹古，寶塔摩蒼穹，北閣燈光遠，西湖漁筏翁。

和題韓文公祠壁

吾慕韓夫子，延師育人文，海濱鄒魯化，德政古今聞，立廟崇遺愛，屢歌頌殊勳，韓山耿耿在，韓水滔滔沄。

與黃際遇書

論清人日記及其他

眉菴

任初先生史席：前日以故入城，造長者廬，適長者已佈旆走粵，未面訓誨，殊深悵惘。當就因樹軒匆匆一展越縵堂日記，比年渴慕，至此一舒；徒以稀異之珍，未敢輕假，歸汕數日，猶不免惓惓耳。

悉伯初年日記補刻，曩經與王壬秋湘綺樓日記先後得之。其五十一冊所輯：孟學齋、荀學齋、梅花聖解盦諸記，則遍索不獲，但縈之夢寐而已。故此日雖僅一臠之嘗，亦誠快意。清人日記，其夙慕而久未一見者，尚有翁文恭、譚廷獻、吳恆軒諸家。文恭之作，偶於瞿宣頴纂錄「同光間燕都掌故輯畧」書中一瞥，復堂、愙齋二記，於近人選本中，亦稍稍瀏覽，觀此零鱗片羽，欲窺全豹之心彌切矣。文恭、復堂兩家之作，料已庋藏尊館有日，愙齋日記，著於咸豐辛酉，時恆軒避兵海上，未曾刊行，原藁存其文孫湖帆先生處，長者或已於「青鶴什志」（青鶴什志民國廿一年九月創刊，爲大公報文學副刊之一）間見之也。聞因樹軒藏書甚富，間嘗丐令郎家器兄導進參觀，果如償見驟入寶庫，一時爲之瞠目，特未能暢覽長者所爲「萬年山館」、「不其山館」、「因樹山館」諸種日記，爲大憾耳。

因樹軒舊爲先王父、先君子埋頭處，晚不履其地已二十年，此日且爲長者讀書課兒之所，拙詩「待跡先人歌哭地，新成山谷讀書堂」，蓋有所感焉。長者又「一恨未及門稱弟子，多年枉識韓荊州」，則晚所發以鳴私淑長者之志也。長者其不以不可教而有以教之乎！

先君子遺稿，及「哀思錄」，既已先後殺青，仍未稍抑不肖悲懷，今且進而思著年表，及徵製墓誌銘，長者海宇文宗，鄉閭碩學，曩與先君子交，尤極肫摯，墓銘之作，伏乞勉力爲之，他日剞劂有成，明冥之感，又豈盡在叨光已哉。匆匆臨紙，無任瞻依，伏祈照鑒不備。眉菴戊寅正月廿九日。







馬來掠影

①馬來亞首府吉隆坡的「默迪加」鐘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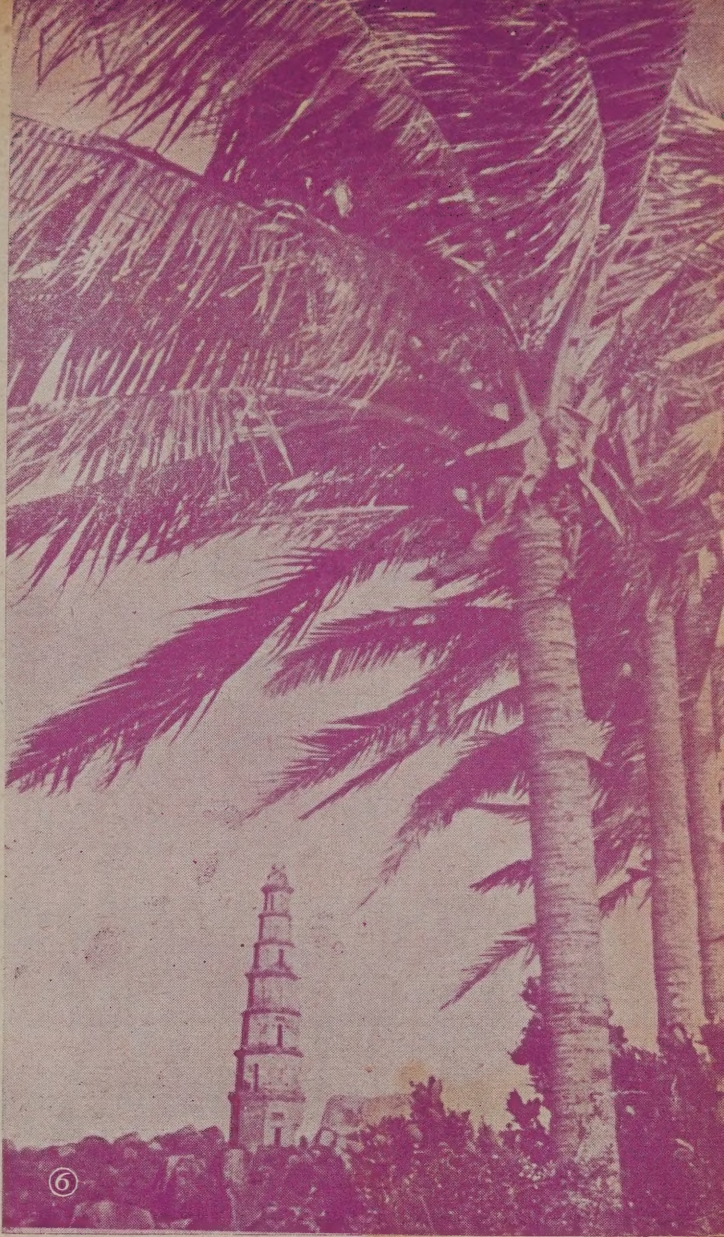
②檳城丹絨武雅海濱。

③文冬瀑布。

④太平湖畔，椰風蕉雨，景色秀麗。







①瓊園的幽美景色。右爲紀念宋代大詩人蘇東坡的「蘇公祠」，左邊穿過月洞門便是「五公祠」。
②瓊園的「粟泉亭」，是蘇東坡貶居海南時，常和當地文士在這裏吟詩遣興。
③瓊園內花蔭夾道的「洗心軒」前一景。
④瓊園的「浮粟泉」是蘇東坡居留時開掘的一口井，水清見底，從不乾涸。
⑤東山八景之一的「仙船」。
⑥海南島萬寧縣的古塔「青雲塔」。
⑦東山一景。巨石上刻有「我愛東山」四個大字。







海南島名勝之一：

瓊園和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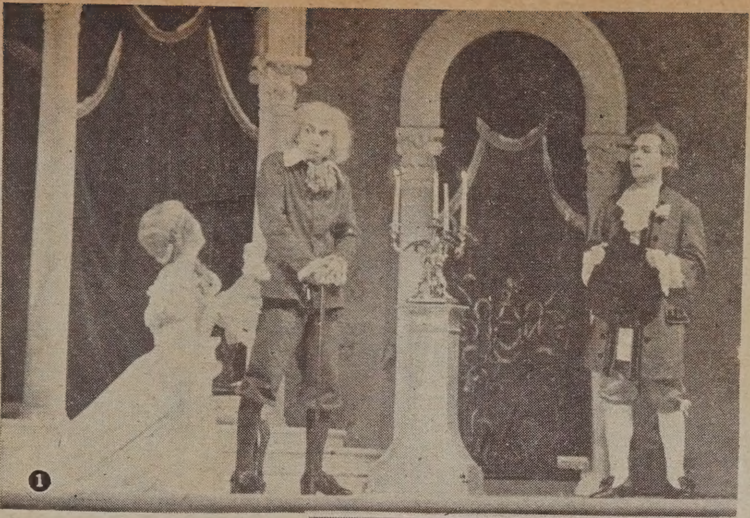
瓊園在海口市南郊，是海南島文化勝蹟之一，宋代詩人蘇東坡被貶至此。園內景色幽美，有蘇公祠、五公祠、粟泉亭等古蹟。近幾年來修葺一新，並增設歷史文物、藝術品陳列室，供遊人參觀。

東山是海南島萬寧縣的一座名山。山上怪石嵯峨，景色奇麗，有三十六洞、華封岩、潮音寺、望海亭、仙船等勝蹟。





歐西戲劇在中國上演



①愛麗思（左）和瓦賴爾（右）求阿巴公（中）答應他們的婚事，阿巴公認爲瓦的身世不明，堅決不同意。

②阿巴公（中）爲了强迫女兒愛麗思嫁富翁昂賽末，準備舉辦盛大宴會，但必須最省儉。厨子雅克大師傅（右）剛說要準備湯和菜，就被阿巴公掩住了咀，他認爲連說說菜名來也是浪費。

（二）莫里哀名著「慳吝人」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法國喜劇作家莫里哀的名著「慳吝人」。

故事發生在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的老爺們以金錢爲重利盤剝的手段，他們貪鄙慳吝，視錢如命，損人利己、唯利是圖，以金錢爲生活唯一的主宰。故事的主人翁阿巴公就是一個靈魂醜惡的守財奴，他把任何人都當作賊來防範，終日疑神疑鬼，惴惴不安，他對自已兒女也是一毛不拔，還想利用兒女的婚事作爲增加財富的手段。



（三）名劇「伊索」在排演中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排演巴西當代名劇作家吉里耶爾美·菲格萊德的劇作「伊索」。劇作者根據傳說中的伊索的生活故事進行加工，反映了奴隸們爲了爭取自由，用自已的智慧同奴隸主展開了尖銳的鬥爭。話劇「伊索」（亦稱：「狐狸與葡萄」）曾在巴西、拉丁美洲和蘇聯、希臘、維也納等地演出，均獲得極大成功。

「伊索」是中國上演的第一個拉丁美洲的戲，由陳顒担任導演。演員有呂齊、舒繡文、方瑄德、呂恩、楊薇、平原、劉勤等。



①「伊索」話劇的女導演陳顒（右一）在精心導演工作。右第二人爲名演員舒繡文飾奴隸主克桑弗（左）的妻子克列婭。







(一)喜歌劇「貨郎與小姐」

中央實驗歌劇院在北京上演的喜歌劇「貨郎與小姐」，是一部很受世界各國歡迎的名劇。這個劇本創作於一九一三年，到現在爲止，已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並在很多國家上演。

「貨郎與小姐」是蘇聯阿塞拜疆著名的音樂家兼戲劇家烏杰爾・加吉別科夫最優秀的作品之一。歌劇的文學劇本和音樂都是他寫的。劇本的內容是十九世紀阿塞拜疆京城巴庫附近，一個年青的富商和貴族小姐的戀愛故事。作者用諷刺的筆調反對了當時封建的婚姻制度。



①喜歌劇「貨郎與小姐」以四對相戀的男女同時舉行婚禮宣告有情人終成眷屬。右起第二對是貨郎與小姐。

②阿斯克爾改扮成貨郎到貴族蘇爾姐別克家門前叫賣，看到年輕貌美的古麗奮赫拉小姐，兩人一見傾心。

③年輕的富商阿斯克爾化裝成賣布郎，沿街叫賣，尋找自己心愛的姑娘。

荔熟飄香



廣東的名果荔枝，有嶺南珍品之譽。當人們啖着甜膩的佳果，很自然地就會想起宋代大詩人蘇東坡的詩句：「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荔枝的品種很多，最早熟的是「三月紅」，三月紅在每年五月中旬便上市了。人們吃過了粽子，桂味、糯米糍、黑葉……接着上市。南方人對於吃果子是多麽够口福。

由於交通的方便，在南洋，有時可以吃到比較新鮮的荔枝，不過香味經過凍藏一定會差一點。聽說罐頭荔枝是南洋人歡迎的水果食品之一。

南洋出產一種十分像荔枝的水果，名叫「紅毛丹」，據說這種果子從前是荔枝移植南洋而變種的。紅毛丹味道帶酸，不若荔枝甜，假如從前是同種的話，那眞是各有千秋了呢。

①「嶺南珍品」（水墨寫生畫　晦廬作）。
②摘荔枝的姑娘。
③荔枝豐收圖。







在復旦大學的僑生



上海復旦大學創立於1905年，是中國歷史悠久的高等學校之一。它是一所五年制的綜合性大學，担負着培養科學研究人才和高等學校師資的任務。

在這所學校裏，有着幾十名歸國僑生。他們是由印度尼西亞、馬來亞、新加坡、泰國、南越等僑居國回來的，現在分別在該校中國語文、新聞、外文、歷史、理化、數學、生物等科系裏過着緊張、愉快的學習生活。在教師熱心的教導和同學們的幫助下，他們的學習成績正在不斷提高，其中有許多已成了校裏的優秀學生。

①假日，華僑學生在校園裏彈琴唱歌。

②外文系葛教授（右一）在輔導歸國華僑學生祁世璋（左一、越南）、林秀清（左二、印度尼西亞）、林文忠（站者、泰國）學習英文。

台灣史話

高山客

「台灣外記」與鄭成功（下）

尊敬鄭成功，鄙視鄭芝龍者，固豈僅台胞而已，凡吾中國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國民黨退台以後，也曾有人自命爲鄭成功者，其目的甚爲明顯，但效果適得其反。

因爲鄭成功與入侵異族是不共戴天的，要他的生命還可以，要他倚賴異族爲生，俯仰由人，那鄭成功便不成其爲民族英雄了！

請看他是怎樣在台灣驅逐荷蘭人，並接受入侵荷蘭人投降的：「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淸順治十八年春，永曆常在緬甸，成功以爲區區之思明（即廈門），巳非長駐久居之地，不得不另圖發展。議論間荷蘭通譯何斌負債逃廈，勸成功收復台灣。……成功決心遠征，於二月初一日祭江，令世子經守金廈諸島，即日率將領登艦，兵士達二萬五千人。自料羅灣放洋，向台島海峽進攻，廿四日抵澎湖，一鼓而下。……四月初一日，天明至台灣外沙線，進至鹿耳門。門外舊有淺沙數十里，荷人又沉舟塞港口，大船無從出入，故荷人平日不另設防。成功初至，不得登岸，適潮漲丈餘，大小戰艦，啣尾而渡，縱橫而入。荷人大驚。由鹿耳門入與荷守兵數戰俱捷，因斷安平與赤嵌交通路線，先克普羅文查樓（即赤嵌樓或紅毛樓），荷人出降，惟一部份人退守熱蘭遮城（即紅毛城或赤嵌城），作困獸猶鬥之計。」

成功攻城多次不下，四月十六日乃命使者致書於荷蘭守將科業特曰：「執事率數百之衆，困守城中，何足以抗我軍？而余尤怪執事之不智也。夫天下之人固不樂死於非命，余之數告執事者，蓋爲貴國人民之性命，不忍陷之瘡痍耳。今再命使者前往致意，願執事孰思之！執事若知不敵，獻城降，則余當以誠意相待；否則我軍攻城，而執事始揭白旗，則余亦止戰，以待復命。我軍入城之時，余嚴飭將士秋毫無犯，一聽貴國人民之去。若有願留者，余亦保衛之與華人同。夫戰敗而和，古有明訓，臨時不斷，智者所譏。貴國人民遠渡重洋，經營台島，至勢不得已，而謀自衛之道，固余之所壯也。然台灣者，中國之大地，久爲貴國所踞，今余旣來索，則地當歸我；珍瑤不急之物，悉聽而歸，若執事不聽，可揭紅旗請戰，余亦立馬以觀，莫游移而不決也！生死之權，在余掌中，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唯執事圖之！」

成功的氣度眞是値得佩服。

第二天，科業特還不死心，樹起紅旗，於是「成功築長圍困之，斷絕其水源，且遣兵四畧平原，搜捕荷人，獲荷亘賈令入城勸降。是時巴達維亞荷蘭總督派肯克率艦十艘馳援，旣至港外，遙望紅旗，而港口成功艨艟雲集，肯克大懼折往日本，最後科業特乃向成功俯首請降。」其受降條件凡十五項，抄錄於后，以誌當日空前盛况：

「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大明延平群王鄭受荷蘭國駐熱蘭遮城守將科業特降約如下：

「一、鄭荷雙方停止一切敵對行爲，容荷人進行投降；

「二、荷人即將熱蘭遮城及其所有堡壘、軍備品、實物及其他國有財産，統行移交鄭方；

「三、荷人得携去歸途中必需的食粮及日用品；

「四、荷人得移去私人財産；

「五、荷人得携去實彈武器，以謀途中自衛，並得於退出時自行奏樂；

「六、荷人對漢人一切債權債務，須將其帳簿交付鄭方，由鄭方處理；

「七、荷人得將屬於官廳一切文書簿册，統行携往爪哇巴達維亞；

「八、鄭方得於八日至十日以內，將荷蘭俘虜放回；

「九、鄭方得將奪獲之船隻發還荷人；

「十、鄭方得充分準備船隻輸送荷人及荷貨還歸本國；

「十一、鄭方得補償荷人蔬菜牛豚及其他獸類等相當之代價；

「十二、荷人因候船留居城中，漢人不得任意闖入；

「十三、爲切實履行本條約起見，雙方互以代表爲質；

「十四、看守倉庫之荷軍，得於荷蘭文官及軍民人等上船後，留駐二三日，會齊爲質代表同去；

「十五、關於其他事件，由雙方同意，臨時解決之。」

在上列中華民族泱泱大度的十五項條約下，荷蘭侵畧者代表科業特遂率殘兵一千餘人黯然離去。荷蘭入侵台灣自天啓四年至永曆十五年（一六二四——一六六一）凡三十八年，至此乃不得不歸還「福爾沙」，而鄭成功克服台灣的威名，也因此震動世界。

由此得知，今天的國民黨人如尊敬鄭成功則可，如有人以成功自居則不可，因爲今日台灣確有比荷蘭入侵者更加險惡毒辣的洋人，但舉目望去，却不知在誰身上，可以找到鄭成功的踪影也。

鄭芝龍的下場慘矣，當時的吳三桂引得淸兵入關，到後來却又以反淸聞；當時的鄭成功部下施琅叛鄭，並代表淸朝接受成功之孫投降，事後却跑到成功廟中大哭一場，可見爲異族鷹犬者，他所作所爲固然被千秋萬世的中國人所否定，同時在某些場合之中，也必使自己偶然發現的良心感痛苦。

史料載稱：「永曆二十七年（一六七三年，康熙十二年）初淸廷以吳三桂駐雲南，平南王尙可喜駐廣東，靖南王耿繼茂駐福建。迨繼茂死，精忠嗣。平南王尙可喜乞撤藩，於是吳三桂反淸，西南全歸掌握。」三桂且曾要求成功後裔合作，但未會師。

吳三桂從懼淸親淸到反淸，其過程當然是不簡單的，但說明了「吳三桂」之不應爲，「吳三桂思想」之不應有，殆無異議。施琅「平台」後於戊午（一六七八年）八月十三祭告成功廟有曰：「『琅起卒伍，於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徽嫌，釀成大戾，琅於賜姓，剪爲讐敵，淸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爲，公誼私恩，如是則已。』祭畢痛哭不已。」是則出賣上級獻媚異族者的心情如何？一般人對他的觀感如何？也可想而知了。

願台灣以成功自居者眞的能師法鄭成功，矧乎擺在面前的並非絕路，而係生路！（更正：上期「從師於虞山錢謙益，謙益字之曰大木」句中，誤「盧」一「四」二字）。

畫人畫事

溥心畬風趣獨具

朱省齋

在我所認識的當代名畫家中，溥心畬最爲天眞而富風趣。三年前，我與他同客東京，時相過從，因隨記其逸事數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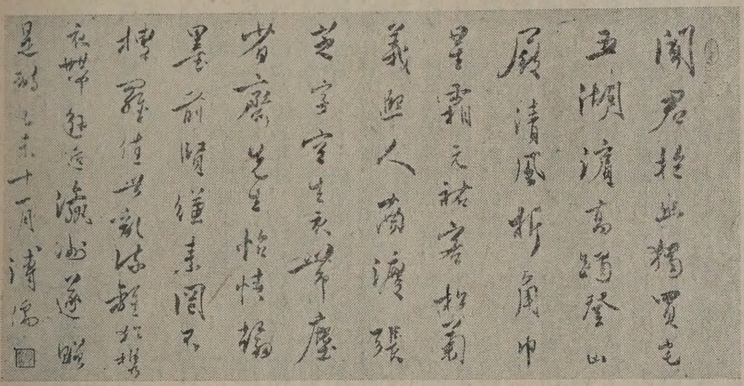
福祿壽吃飯

心畬是一個所謂「名士」一類人物，他一天到晚，除了吟詩、繪畫之外，其他一切不理，一概不知。尤其對於衣食住行方面，十分隨便。那時候他住在東京澀谷區大和田町金村旅館，小房一間，席地而坐，伏几作畫之餘，好吸香烟，繼續不斷。他雖與我一樣對於日文一句不懂，可是與下女調起情來，却能無師自通，另有一功。

離金村旅館不遠，在明治神宮前面有一家中國飯館，名「福祿壽」，吃客大多是美軍眷屬，佈置得相當考究。有一天晚上我拉他去吃飯，他欣然相從。那時正是冬天，飯廳裏面的水汀開放，溫暖如春；廳中的電燈全滅，每張桌子上都點上了臘燭，飯廳的一角放了一只鋼琴，有一個妙齡女郎正在那裏獨奏名曲。這種「情調」，本來是十分配合西洋人的胃口的。心畬一到裏邊，先聲驚四座的大叫太黑，坐了下來之後，又大叫太熱，一面嚷着，一面隨將他身上穿的羊皮長袍立刻脫下。那時我正在看菜單，並沒有十分注意他，不料鄰座的兩個美國太太忽然狂聲大叫，原來心畬除了一件羊皮長袍罩了外身之外，裏面祗穿了一套衛生衫與衛生袴！

日本女弟子

心畬除了獨擅詩書畫三絕外，還有一個爲他人所不及的優點，就是他敎導學生的時候，確能做到循循善誘一絲不苟的地步。所以，他的桃李遍天下，尤其以女弟子爲多。在東京的時候，有一個明治大學的文科學生，名伊藤啓子的，她于參觀了第一次心畬在東京的畫展後，衷心欽慕，自己誠心誠意的去拜求心畬收她爲弟子。拜門以後，她每天從學校裏放學出來，就一直到心畬那裏去學畫，風霜雨雪，從未間斷。所以不到數月，畫藝大進，後來心畬離開日本，她自己居然還舉行了一個中國畫的個展呢！



溥心畬的詩書

心畬對于這個番邦弟子，當然是十分得意的。我記得有一天接到他的電話，約我當晚到他那裏去看他高足的歌舞。欣然而往，嘉賓雲集——如畫家方君璧，攝影家王之一等，都是極熟的朋友。還有一位稀客，是柯拉斐女士（Dr.Barbara Krafft），她是德國人，漢堡大學文學博士，年紀很輕，雖然從來沒有到過我國，可是能說中國話，還能讀中國詩，原來她是研究中國文學的。

我最初認識她是在某次一個中國畫展的會場裏，她自我介紹，向我請敎關於東方藝術的種種。她的嚮慕中國——尤其是憧憬全世界最美麗的我們的國都北京——那種虔誠而懇切的態度，使我腦子裏留着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晚伊藤小姐先彈箏，第一奏「六段」，第二奏「五月雨」，第三奏「櫻花曲」。次跳舞，第一名「梅之春」，第二名「松之綠」，第三名「春之雨」。最後唱歌，歌名「黑田節」，那是有名的九州武士歌，佐以音樂，中有隱隱的笛聲，雄壯之外，兼以凄凉，聽了令人不知不覺的作悠遠之默思。

表演既畢，全座對於表演者之多才多藝，一致鼓掌致敬。心畬得意之餘，即席揮毫贈詩曰：

「文瑾女弟箏舞詩贈

曾聞天樂侍龍池，客館彈箏倍可思；

內則欲題黃絹婦，中溫應賦綠衣詩。

律回蓬島鶯啼日，春滿瑤台鳳舞時；

莫笑韶光影白雪，紅梅已發向南枝。

乙未建子之月，

友生溥儒」



溥心畬的畫

画舫斋观画

老舍

北京中國畫研究會主辦的「首都第五屆國畫展覽」（在北海畫舫齋舉行）的特點是：

一、展覽雖由國畫研究會主辦，但展出的並不限於該會會員的作品。這與前幾屆展覽的辦法不同，值得稱讚。這證明會員們不但團結得好，而且注意到聯繫會外的畫家與繪畫學習者；既有同好，便都該是一家人嘛。這麼辦下去，研究會便能逐漸加强發展國畫事業的推動力量。開開大門辦會一定比關上大門辦會强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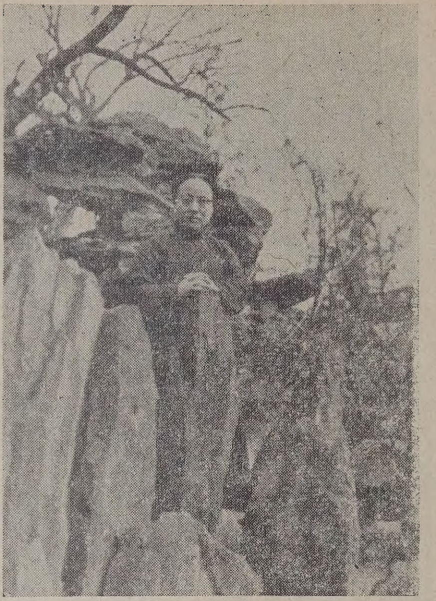
二、因爲展覽的辦法與前不同，所以這次我們能够看見畫師的作品與工、農、學生們的業餘習作、十來歲的小畫家與八十多歲的老手的作品，共列齊陳。我們看到了新生力量。此外，我們還能看到久已不作畫的畫家的作品。畫界的力量的確更强了。

三、我們還看到，吳作人等擅長西畫的專家也展出了國畫。顯然，畫家們彼此相輕的舊習正在消逝。這麼多可喜！再細看看展出的國畫中，可以看出有不少幅也受了「西法」的影響。不再專守一格。是的，彼此學習，就會產生新的畫法。據我看，這還不僅是在技巧上互相學習的問題，而也是畫家們想要在繪畫上更好地爲人民服務的一種表現。本來嘛，中法也好，西法也好，各有局限，只有掌握了多面的技法，才能得心應手，充分表達新社會日新月異的氣象。不以一技之長而自滿的必會要求盡量充實自己。「昆亂不擋」，推陳出新。這次展覽表現了畫家們的這種要求。

四、展出的作品有惠孝同等六位畫家合作的「首都之春」，長十四丈。這幅大畫引起了注意，也引起了爭論。有人說：畫不在大而在精。若是精品，雖一尺大小，亦足不朽，無須長達多少丈。這話說的有理。我不預備代六位畫家出來駁辯。我只願就事論事，說說這幅巨畫的好處。這六位畫家的熱情與氣魄是可欽佩的。但沒有近幾年來山水畫革新的經驗，也無從產生這張大畫。畫城市生活的長卷並不多見。有了幾年來的經驗，他們才會放胆把山水、人物、新建築物、新交通工具、工廠與農村、公園與水庫都畫入一幅畫中。可以說：這幅畫是近幾年來首都的山水畫家革新嘗試的初步總結。當然，畫一幅不這麼大的畫也能表現過去幾年的嘗試經驗，也能發現問題，可是幾位畫家的躍進雄心使他們決定要畫首都全景，而首都全景似乎還不是一尺或二尺的畫幅所能容納的。六位畫家是熱愛首都的，他們費了七個月的時間才畫成這幅巨畫。以一個北京市民來說，我願衷心地向六位畫家致敬致謝！這張大畫展覽起來相當麻煩，佔地方太大。有人耽心思：假若每幅作品都長達若干丈，以後可怎麼舉辦展覽呢？這是多慮，因爲這幾位畫家並沒倡議：以後作畫非十四丈長即不合規格。我知道，與其說他們滿意於自己的成績，倒不如說他們滿意於這張畫裏可以發現許多山水畫革新的問題。這樣，這回它佔地方太多，麻煩一些，也無所不可吧？

談「南張北溥」

「南張北溥」之稱，二三十年來幾爲海內外藝術界中人士所共知。有一天我問心畬，這個口號最初是誰叫出來的？他聽了大不高興，說道：還不是大千自我宣傳的把戲！原來三十年前，心畬之名，遠過大千；但自從這個口號叫了出來之後，至少至少，張大千與溥心畬是齊名並稱了。馬叙倫先生在「石屋餘瀋」中評心畬曰：「初出問世，自具虛中，俄爲流俗所賞，以並蜀人張大千，號爲南張北溥，品乃斯下，全趨俗賞矣。」識者之論，可見一斑。



溥心畬像（廿年前攝於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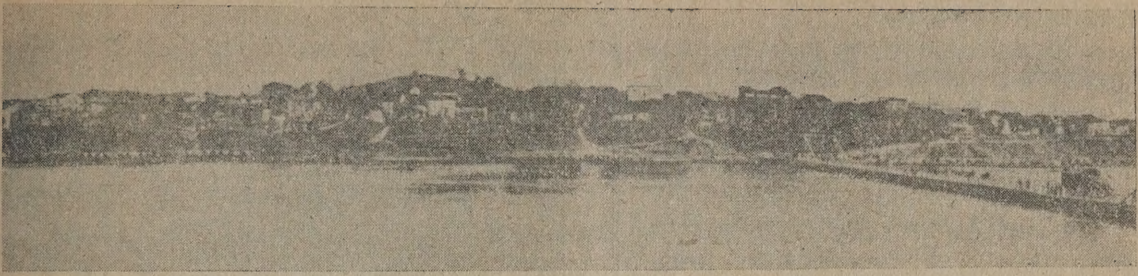
原來溥心畬與張大千雖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但彼此之間，貌合神離，因爲一是胸無城府，一則工于心計，兩個人的性格，完全是不相投的。心畬最不滿意大千的是常被大千所利用，例如請他題簽古畫，而那些古畫又從來沒有經他看過的。譬如說吧，好幾年以前心畬在台北，他接到大千自南美寄去的信，內附簽條一紙，請他寫「董元萬木奇峰圖無上神品」十一個字，並請他署名蓋章。他說：「誰知道那幅畫是眞是假呢？但又不好意思不寫啊。」其天眞可見。

心畬明明知道我與大千是朝夕過從的（因爲那時候我住在神田，大千住在上野，比較相近），所以當我每次到澀谷去看他的時候，他第一句話總是說道：「好久不見，怎麼樣，這幾天老千又有什麼新花樣沒有？」語意雙關，妙絕妙絕！我聽了之後，心照不宣，祇能和他一同哈哈大笑了。

「羣陰摶陽圖」

溥心畬不像張大千之海派十足，常常賓客滿座；他賦性孤僻，與他所往來的，除了門生之外，朋友極少。那時期內比較的常去看他的祇有三人：一是張伯謹，一是王之一，一是鄙人。有一天，王之一去看他，那時候心畬正在另室洗澡，由一個下女代他擦背，于是之一就獨自在心畬房中坐下。他悶坐無聊東張西望之餘，忽然看見畫桌上有一張心畬的畫稿，畫的是四個裸體美人，拉着一個赤身男子，狀極浪漫，題曰：「羣陰摶陽圖」。他老實不客氣的就袋了溜之大吉。第二天，在大千那裏碰到他，他洋洋得意的將那幅「傑作」拿出來共賞；當時我笑問他肯不肯「割愛」，他說：「殺頭也不讓的」！（此後我碰到溥心畬與王之一在一處的時候，之一總恐怕我拆穿他的秘密，老是向我以目示意，彼此作一個會心的微笑。）

現在王之一在巴西，我相信那件「瓌寶」一定依然還深藏在他的腰包裏，決不會遺失的。至于溥心畬呢，他看見了這篇文字後，必將恍然省悟，或者會罵一聲「王之一混蛋」吧！



世界知名的我國古老瓷都江西景德鎮全景

景德鎮新貌

陳晶山

景德鎮的瓷器生產之所以這樣發達，這與昌江的水運和景德鎮附近盛產的瓷土和釉果，是很有關係的，這些原因曾經使景德鎮遠在東漢時就有了製陶業、晋唐以後就開始成爲中國陶瓷業的中心而馳名中外，但是景德鎮從來也不曾有過今天這樣的興旺。過去，景德鎮大部分瓷廠倒閉，上萬工人失業，製瓷技術淹沒失傳，產量也急劇下降至二〇萬担，僅及歷史上最高產量的四分之一，瓷窰也只剩下二十來座。

經過最近幾年來的建設，瓷窰已增至八十餘座，年產量也早已超過歷史上的最高水平。景德鎮將建設成爲一個新型的工業城市。現在已經建成了景德鎮瓷廠、建國瓷廠、雷蒙機廠、聯社試驗瓷廠等一百多項現代化的工程。還有由中央投資，捷克幫助興建的景德鎮瓷廠，建成後，將是擁有燧道窰的全國規模最大的瓷廠；專門生產高級美術瓷的工藝美術瓷廠也正在興建；地方國營的新瓷廠、自來水廠、水電站都即將完工，這些都會促使古老的瓷業更快地走向近代化。

按照景德鎮的城市規劃，原來的市區劃爲商業區，東郊里村至毛家坂一帶是工業區。在工業區，正在籌建的工廠有焦化廠、電氣廠、水泥廠、人造石油廠和磷肥廠等現代工業，過去景德鎮的瓷業工人整天「頭上泥巴，脚上泥巴，還難得住上竹子敷泥巴」的房子，今天却在交通方便、風景優美的蓮花塘畔的社公廟建起了龐大的工人新村。過去「晴天灰滿街，雨後泥滿脚」的馬路和整個蕭條破落的市容，現在也披上了新裝：在新修的寬濶平坦的馬路兩旁，工人文化宮、工礦醫院、市立醫院、沿江旅社、百貨大樓等新型美觀的高大建築，正如雨後春筍地矗立起來，給瓷都增添不少雄偉的氣概。住在景德鎮的人是幸福的，這裏人們的文娛生活正在蓬勃地開展，文化館和俱樂部已遍地開花，許多座專業劇院和電影院在日夜上演各種劇種和新的影片。還有碧水朱欄荷花香的蓮花塘公園、小丘竹亭聽水聲的河西公園、綠蔭森森夏也寒的森林公園和好些深綠淺紅逗人喜愛的街心花園，把這個新城裝扮得分外漂亮。

然而，今天景德鎮特別值得自豪的還不是這些高大的建築和漂亮的公園，而是瓷業空前的發展。

爲了使製瓷工業進入科學領域，恢復泯沒失傳的技術、培養陶瓷方面的新生力量，採取了許多重要的措施：經常舉辦各種瓷業有關的訓練班，設立了窰業學校和陶瓷美術學校，還建立了我國第一所陶瓷學院，培養專業人才。早在一九五四年八月，成立了陶瓷研究所，在沒有任何文字記載作爲研究資料的情況下，開始了研究工作。在科學工作爲生產服務的原則下，工人和科學工作者共同努力，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恢復和試製了黃、白、郎窰紅、玫瑰紫、孩兒面、綠紋片、影青、石榴紅釉、五彩花釉、孔雀藍等幾十種名貴色釉，其中有的完全可與歷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美，有的則是全新的創造；增加了許多實用的機械用瓷、電瓷、衛生事業用瓷，以及造型大方、美觀精緻的幾百種出口瓷；在彩繪方面創作了大量的具有民族風格和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彩色調和的新畫面；在雕塑方面也改變了過去迷信庸俗的作風，而以豐富的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和歷史偉人作題材，創造了許多能刻劃人物心理面貌

記福建德化瓷廠

陳克振

德化瓷廠是目前閩省規模最大的一座半機械化製瓷廠，現有職工七百多人，每年出產大量的瓷器。這個廠是近年來才蓬勃發展起來的。它的前身是德化改良瓷廠，一九五一年秋，才把它發展爲國營德化瓷廠。

剛辦廠時，職工不多，人少技術力量差，因此只能生產碗、碟、杯、茶壺等十幾種瓷器。隨着工廠規模的日益擴大，技術人員的不斷增長，現在它已能生產大碗、飯罐、茶杯、花瓶、咖啡用具和富有民族風格的餐具等一百餘種。另外，這個廠過去沒有生產過雕塑藝術品，一九五四年後也開始創作，現在已能製造三百多種瓷器雕塑，其中：有傳統戲曲劇目和民間故事中的陳三五娘、牛郎織女、天仙配、月裏嫦娥等；有歷史人物像司馬遷、關漢卿、文天祥、杜甫、屈原、花木蘭；還有反映現代生活的學習文化、造林、捕雀、採茶女、愛和平、愛勞動、全民大煉鋼鐵、人造衛星上天等等產品。

這個廠出產的瓷器，不但品種繁多，而且質地堅硬，色澤潔白，許多國外人士稱之爲「中國白」「鵝絨白」。雕塑藝術也很精巧、美觀，是我國優秀的藝術瓷器品種之一；有不

和優美動人、形象逼眞的藝術作品。特別令人興奮的的是，景德鎭的瓷器不僅恢復了好些久已失傳的技術，創造了許多新的品種，在許多方面也趕上和超過了國際水平，例如羣衆生創造了新配釉方法，使瓷器的白度超過外國，工人楊才保克服了很多困難，使中國電瓷的質量也趕上了外國。

出口的瓷種除高級美術瓷外，又增添了大批的中級瓷和普通瓷，使國外一般人能享用，從而以它的優異質量和精湛技巧在各國人民中間享有很高的聲譽。好些外國人把景德鎭的粉彩瓷和玲瓏瓷等當作最珍貴的藝術欣賞品，特別是玲瓏瓷，那由一個個透明孔眼組成的花朶或圖案，更使外國人驚嘆不止，認爲「中國工人本領眞大，能在瓷器裏鑲玻璃」。不久以前，在廣州出口商品展覽會上，景德鎭的「卷毛小貓」經過專家和英國商人鑒定在瓷質和技巧等方面有二十多個優點，打敗了一向佔有英國市場的日本「卷毛小貓」，又一次爲我國瓷器博得新的榮譽。

景德鎭的瓷業現在是以煤代柴。自古以來景德鎭的瓷窰都是用松柴做燃料，每年耗柴量相當驚人，僅按當前八十多座瓷窰計算，一年就要燒松柴達三十多萬立方米。由於松柴隨國家建設和科學發展需要日益迫切，也由於松柴大都生長在交通不便的深山裏，砍伐運輸都要很多人力，同時隨着耗用量日增，松柴越砍越遠，成本也就要不斷增加。這一切都廹使瓷業急需找出松柴的代用品。

過去整個瓷業生產幾乎全是以手工操作的，生產效率低，工人勞動也繁重，因此實現瓷業生產的機械化、自動化，成爲全體工人一致的願望。如自動壓坯機已爲瓷業機械化、自動化開闢了道路，機製混合泥的試驗成功已使淘泥這一笨重工序走上了機械化。

特別值得稱道的是，瓷都工人用自已的智慧和雙手，爲陶瓷工業開闢了新的天地——「以瓷代鋼」（即以瓷器代替鋼鐵）。

根據試驗鑒定，某種瓷器和鋼鐵比較起來，在硬度（耐磨）、耐酸、耐碱、耐火、絕緣、耐壓等方面都比鋼鐵好，膨脹系數比鋼鐵小，比重也比較小且不受氧化（生銹）。在目前中國鋼產量還不多，重工業對鋼的需要量大的情況下，在輕工業的生產設備上，盡量節省鋼材、採用代用品早已提到日程上來了，「以瓷代鋼」的試驗成功，無疑地具有重大的意義。目前已經試製成的「以瓷代鋼」的機械有鼓風機、轆轤車、練泥機、造紙機、烘爐鐵箱、廣播喇叭、滅火機、耐火瓷箱等。當然，這只不過是開始，更多的瓷製機器和工具設備必將不斷湧現。

「以瓷代鋼」標誌着景德鎭瓷器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有一個外國人這麽說：「只要再過幾年……奇異的稀有金屬時代就要過去了，耐火陶瓷材料和金屬陶瓷器時代就要來臨。」因爲半導體、電子計算機、火箭等尖端科學技術都與陶瓷有關。例如除了稀有金屬「鍺」製成的半導體外，還有一種陶瓷半導體，它可製微溫度表，控制溫度、防火、穩定電壓、測量光幅射、測量眞空等；又如一種「磁性瓷」，可用來做無線電通訊、電視、雷達、微波技術、小型發電機、電動機、及電子計算機等等的重配件。這種「磁性瓷」在景德鎭投入生產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景瓷五彩番蓮花球瓶

楓溪的燒瓷

蕭　蘭

潮安楓溪素以燒瓷著稱，該地楓溪瓷廠出品的藝術燒瓷塑像，瓷質細緻、幼嫩，彩色鮮明、調和，人物性格都經精心刻劃，栩栩如生。它製造西廂記人物，極得人們喜愛；張生眉梢間的氣韻，十分逼眞地表示出這個多情公子的形象；崔鶯鶯身段媳娜，臉龐衣袖半遮，顯示大家閨秀的風度，也傳達出脈脈含情的神韻；紅娘落落大方，一看便知是個心情舒坦，勇敢善良的姑娘。

楓溪的燒瓷藝術，已有百餘年歷史，雖曾有過不少佳作，但題材狹窄，多是一些觀音和馬匹等動物，有些人物的刻劃也墨守成規，流於定型。

現在，楓溪瓷廠已逐步用機器代替了部份手工操作，產品不斷改善。爲了提高藝術水平，廠中經常派人到江西景德鎭和省內石灣等著名陶瓷產地觀摩、深造，另有不少美術家親身到來楓溪，担任藝術上的指導工作。藝人們在藝術創作上進入了廣濶的天地之後，過去人物定型的局限被打破了。作品性格的刻劃精益求精，題材也更加廣濶而又多彩多姿。例如該廠有一件以現實生活爲題材的精品，塑造一位老太太放一本書在膝上，全神貫注地閱讀，兩手在納鞋底，她錯拿鉛筆當鞋錐而不覺，那種專心致志的姿態、神情，唯肖唯妙，達到了完美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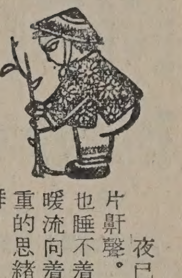
少作品曾在全國民間美術工藝品展覽會和蘇聯等兄弟國家展出，博得好評。

爲了不斷地改進德化瓷器的質量，進一步滿足廣大消費者的需要，從一九五四年起，這個廠就由手工拉坯全面改爲機器拉坯，大大提高了工效和質量。過去手工製碗坯一個人一天只能製一百三十塊，採用機器拉坯一人一天能製六百五十塊，而且產品厚薄均勻，規格一致。這個廠曾派工人到江西景德鎭學習先進的製瓷經驗。過去他們在瓷器上畫圖案，都是手繪的，現在學習了景德鎭的貼花方法，把細緻的圖案用銅板製成，以特製顏料印在紙上，然後貼在瓷器上，效果很好。以前在一對瓷器上畫「木蘭從軍」圖，一個技術較高的畫師要花一天工夫，現在用貼花方法，一個普通工人一天就可以貼一百二十對，產品精緻美觀。這個廠還學會了噴花的方法，比手工繪畫提高工效五倍以上。

隨着生產的迅速發展，工人們的生活也不斷提高了。

父子兩代

新美



夜已深了，宿舍裏一片鼾聲。我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着，一股股幸福的暖流向着心房裏冲擊，重重的思緒在腦海裏洶湧澎湃：：

我到南平專區拖拉機訓練班來學習已經三個月了，今天正式結業。明天我就要駕着「鐵牛」回到家鄉了。

記得，三個月前的一個晚上，剛剛開完會議，公社領導人叫我留下來，笑呵呵地對我說：「小余，好消息，上面撥來了拖拉機，可惜沒人會開，公社決定你去拖拉機訓練班學習，學會了就把鐵牛開回來。」「眞的？」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還會假，明天就走怎麼樣？」「好啊！」我高興得跳起來了。

回到家裏，全家都在爲我忙。父親掏出了他的積蓄給我做費用，母親忙着爲我整理行裝；姊姊漏夜給我趕做鞋子，好像是辦喜事似的，全家樂呵呵地爲我忙了一個通宵。

第二天我動身到專區來。父親足足送了我五里路。說起來好笑，我已是二十出頭的大青年了，出遠門也不是第一次。可是這一回父親却送了我一程又一程，交代了一遍又一遍。到五里亭的時候，我勸他回去，他眼裏含着淚花說：「新時代造福我們，眼看我們種田就要用機器了。咳，我們老一輩在年輕的時候，可眞是從黃連根裏長出來：：」

我記得在那水深火熱的舊年代裏，每年春忙時節，父親和祖父總是天不亮卜田，摸黑回家，那時我已六、七歲了，中午都由我去送飯。

有一天，我提着一小桶發霉的番薯米粥和一碗鹽湯，越過重重山嶺，把飯送到父親犂田的地方，這時，我看到瘦小的父親赤着膊在拉犂，一條粗粗的草繩勒進他肩膀的肌肉裏，他的臉發黑，嘴唇變紫，兩眼凹凹地塌進去，黃豆大的汗珠，像雨點般從他的額上、背上滾滾而下，他緊緊地咬着牙關，每走一步臉上的肌肉就抽搐一下，好像是千百道鋼鞭在抽打着他。後面是年過花甲頭髮斑白的祖父在扶着犂。他總是「啊喊啊喊」地咳嗽不停，不時按摸着胸膛，讓那帶着血絲的濃痰吐出來：：。

當他們來吃午飯的時候，我問父親：「阿爹，我們犂田爲什麼要

把困難留給自己 把方便讓給別人的人

宛子

一個國家的社會生活更加繁榮，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也就更加密切。要使整個社會像一部機器那樣正常地運轉，就必須有社會的分工和生產上的大協作。不管你是生產鋼鐵、煤炭，製造機器和日用工業品，不管你是生產糧食和其他經濟作物或者是直接爲人們的衣、食、住、行、用服務，總之，任何一個行業的工作都是爲了社會需要服務，爲人民羣衆服務，缺一不可。

但是在舊社會裏，人們有一個共同的意識，認爲服務性的行業是「伺候人」的，沒出息，不光彩的工作，因此，做這種工作的人，自然是受到生活迫逼，無可奈何而去尋求一飽的勞動者，小市民。從來沒有一個人稱心愉快地立志要做這種「伺候人」的工作。

但是今天，在我們國家裏，任何工作都只有社會分工的不同，根本不存在着高低貴賤之分。任何有益於國家，有益於人民的勞動都受到尊重。記得有一篇報紙上的社論這樣說：「如果一定要把服務行業的工作說成「伺候人」的工作，那麼，我們伺候的是千千萬萬爲國家建設而辛勤勞動的人民。做這種「伺候人」的工作，盡力滿足廣大人民生活上的需要，給他們的生活帶來方便和愉快，使他們更加精力充沛地投入生產和工作，這難道不是最光榮、最有出息的工作嗎？」

事實告訴我們，新社會裏，行行工作，都是光榮的，全心全意爲人民服的人，就是光榮體面的人。

一切爲了羣衆方便的人

在汕頭，只要你從大街上走過，就可以看見每家商店都掛上紅色的橫匾，或者兩條對聯，上面寫着：「把困難留給自己，把方面讓給別人」以及「顧客當親人，到店如到家」、「一腔熱情待親人，滿面春風迎顧客」或者是「奮戰十天，成爲七滿意門市部」：：等等。

什麼叫做七滿意呢？百貨商店到處都貼上這樣的標語：「來時滿意，買時滿意，不買參觀亦滿意，買不成亦滿意，去時滿意，用時滿意，想起時也滿意。」

據說有這樣一個笑話：一個歸國華僑來到汕頭北面的紡織品大樓購買布料。售貨員熱情地招待他，把貨櫥裏的布搬到顧客面前，可是這位顧客看看這疋，摸摸那疋，老是搖頭。售貨員不厭其煩地搬下一疋又一疋，把整個櫃台堆得滿滿地。最後他選買了一套灰色卡其布。臨走時，他激動地說：「在祖國，到處是熱情洋溢的人。你們說要做到七滿意，我覺得件件都滿意了。」原來這位回國不久的華僑，爲了試一試他們的口號是否付諸實踐，今天特地到這裏來表演了一場喜劇，倒使他受到很大的感動，大大讚揚七滿意門市部「眞是名不虛傳！」

在紡織品大樓裏，到處可以看到五光十色的花布縫好的衣服，更新穎的還是今年第二季度以來才創造推行的賣布成衣化的半成品——裁好未縫的衣服。這種賣布成衣化，布料綜合利用的措施，大大提高了棉布利用率，眞正做到爲國家省布，爲消費者儉錢。

這種賣布成衣化的革新者是誰呢

新人新事

在商業部門開展技術革命運動之後，他就是紡織品大樓售貨員黃應昌。苦心鑽研，設計了用三十六吋寬的布料三點八市尺，裁剪出一套成年人女庄內衣短褲，比過去節省二尺二寸。這一創舉試行後，受到顧客普遍歡迎。紡織品大樓的售貨員們一共為顧客設計了七十一種不同式樣的衣服，羣衆買到這種花樣新穎，布料節約的半成品都很滿意的說：「過去娶兒媳婦要選好手來裁衣，現在樣樣都好了。」

黃應昌不只是一位革新者，而且服務態度很好，處處為羣衆着想。一天，北京電影製片廠外景組三位工作者來買黃色卡其布，可是貨賣完了，售貨員為他們到各門市部尋找，都沒有買到。黃應昌讓他們留下地址，就和林相友等騎着單車到市郊新梅里、金砂下蓬等地，終於找到了黃色卡其布。就這樣，他們愉快地把布送到了電影製片廠朋友們的手裏。

在新社會裏，在各個不同的崗位，人們所想的是如何為人民服務得更好，如何把一切方便讓給別人，汕頭市紡織品公司，為滿足人民需要，增設服裝定製加工站，做衣服的人只要通知服裝加工站上門量身，他們就會馬上派技工上門量身，衣服做好，還送上門。羣衆接到衣服的時候，總是很滿意地說：「你們的服務態度真周到。」

一個售貨員，剪衣賣布，顧客要多少就賣多少，這本是一件多麼平凡的事情，可是在今天，我們從這些人身上却看到一種可貴的崇高品質——一切為了更好為羣衆服務。售貨員不只是單純的做買賣，而且想盡一切辦法為國家積累資金，為羣衆更好服務。

看到這些人，難道我們可以說「伺候人」的工作是不光榮，沒出息的嗎？不！在我們國家裏，正是「行行出狀元」「門門都光榮」。

用人拉？用牛不是更有力氣嗎？」這時，父親那陰沉的臉上掛起了一縷無奈何的苦笑，「不用牛!?阿爹生來就是牛馬，希望伢子有本事，你長大了種田用得上牛就好了。」這件事情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打下了一個深刻的烙印。

父親那一代，買不起耕牛，只能用人來拉犁耕田；現在我竟成了拖拉機手，要駕着鐵牛在田野上奔馳，這是多麼大的變化呀！我父親當時想的就是能用牛耕田便心足了，現在却是用拖拉機代替耕牛，這樣幸福美好的日子，上一輩人在過去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不知什麼時候我被帶入夢鄉，到我睜開眼時已是陽光燦爛，旭日東升的早晨了。我連早飯都顧不得吃，就到倉庫領了一台嶄新的熱特25——K拖拉機。登上了駕駛座，我像長了兩隻翅膀似的向着我的家鄉——偏僻而又富饒的山村飛奔而去。

拖拉機到了村子裏，全村都歡騰起來，人們從各條路上向拖拉機奔來。我看到了父親也似小孩子一樣跑着，他臉上帶着笑，不知道他在和旁人講什麼話。我心裏却在想，他或許是說：「當年我在這塊地上拉過犁……」我長到這麼大了，却少見過他這樣忘形得意的樣子。

馬達的吼聲震動了山谷，驚醒了密林；這吼聲像一支美好的交響樂，才剛剛奏響了序曲。

切為了顧客吃得好

如果你走進食堂、茶室，你可以看到紅紅綠綠的貼在墻上的無數表揚書，顧客親熱地當服務員為親人、朋友，表揚了他們殷勤的服務態度。

汕頭外馬路公共食堂，是一個羣衆性的飲食業示範店，這裏服務員們不但工作分工很好，工作迅速無差錯，而且服務態度十分可親，特別是一位從事服務工作十三年，解放以來連續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的卓友冰。她把顧客的疾苦與困難當作自己的疾病與困難，盡最大熱情去關心顧客，就是份外的工作，她也總是滿腔熱情去做。有一次，一位遠方來汕的顧客到店裏來吃飯，一坐下神色很不好，長吁短嘆，友冰熱切地問長問短，了解到他是來汕途中患病，又無人照顧，於是她問明病況，親自到藥店買藥給他吃，使顧客感激不已。又有一次，一位來汕的旅客患了胃病，吃不得乾飯，特地要找稀飯吃，恰巧公共食堂沒有供應稀飯，友冰了解到他的情況，立即把食堂職工們吃的稀飯拿出來讓旅客吃，客人感激得連聲道謝。

有一位優秀的廚師鄭明枝，他幹廚房工作已經三十多年了，現在他正在汕頭市中山路公共食堂當廚師，他積極鑽研技術，創造出各種各樣的菜色，以素代葷，以雜糧代主糧，會在十九日的時間內創造了二百四十一件產品，使顧客都吃得滿意，一個華僑在吃過他的菜後，專門給他送了一面錦旗，寫上「名廚盛菜，譽傳海外」。

炊事員鄧勞夫是紫金縣藍塘搬運站的一名標兵。被評為「七好」炊事員。他雖然年近半百，可是整天洗洗刷刷，勤勤懇懇不肯歇息。搬運站的炊事工作不簡單，職工工作時間不劃一，有的上班了，有的才下班，吃飯時間老不一致，可是炊事員鄧勞夫却保證了職工不論什麼時間吃飯，飯菜總是熱騰騰的；洗澡洗臉的熱水，不論晨昏，三更半夜，也是隨要隨有。搬運工作，地點不定，突擊性大，他總想辦法使職工得到方便，以利生產，搬運工人到別的地方去搬貨，誰也沒有囑咐他要送飯，可是當開飯的時間到了，他却把熱騰騰的飯菜送到職工面前。他的辛勤、主動的勞動態度，使他在廣大的搬運職工中，樹立了很高的威信。像這樣的事情，真是舉也舉不完。

在新社會裏，任何人的生活都和整個社會有着密切的聯系。人們在不同的崗位勞動、工作，都是互相協作，互相「伺候」，根本沒有貴賤高低之分，而是一切為了建設事業，一切為了更好為人民服務。那篇報紙社論說得好，它說：「任何人的生活都不是孤立的，都和整個社會息息相關，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一個理髮員給別人理髮的時候是在「伺候人」，當他去商店買東西的時候，就得到售貨員的「伺候」；去吃飯，就得到炊事員的「伺候」，乘汽車、看電影、逛公園、做衣服，也無一不是在受着別人的「伺候」。在我們的大家庭裏，就是這樣大家「伺候」大家。「伺候人」的工作越是做得好，我們的國家建設事業就越能以快速的步伐前進，人們就生活得越方便和越愉快。」由於服務行業在新社會經濟生活是如此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今天我國服務行業的廣大職工，正在不斷的學習，提高覺悟，鼓足幹勁，發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高尚道德品質，在服務戰線上創造出如此光彩奪目的成績。



蝸牛與蚯蚓

史民

蝸牛



這是多雨的季節。雨後，如果你打從山邊經過，或者到郊外去走走，你會在路邊的青草地上和田野裏看到探頭出來蠕蠕爬行的蝸牛。牠們不怕人，也不怕車輛，老愛出來吃被雨水洒過的青草嫩葉。據說，牠們的食慾很强，特別是在雨後，能在一夜之間把一片園地的新鮮嫩苗吃光。因此，牠們也就成了花木和農作物的大敵人。

我們在內地所見的蝸牛，是體小而圓殼的，但在這裏通常所看到的蝸牛，卻是體大而尖殼的。自然，這裏也有體小而圓殼的蝸牛，但不及體大而尖殼的多。這種體大而尖殼的蝸牛，據葉林豐先生在他的「香港的大蝸牛」（載「香港方物志」）一文裏說：「牠們原產地是非洲。本港有這種蝸牛出現，不過是近十幾年間的事，以前是沒有的。據本港園林署所出版的關於這種大蝸牛的調查紀錄，本港第一次發現這種蝸牛，是一九四一年四月，地點是跑馬地的山上。當時，對海新界連一隻都沒有，可是至今相隔不過十餘年，牠們的蹤跡已經遍及港九新界，繁殖得已不可勝數。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之間，園林置曾發動園丁農人加以捕捉，在短短的期間內就捉到二十三萬六千餘隻，重量達一萬六千餘磅。」又說：「非洲蝸牛的繁殖路線很有趣，約在一個世紀以前，牠們藉印度洋的毛里西亞島作跳板，從非洲傳到印度，後來從錫蘭又傳到新加坡，這是一九二〇年的事。到了一九三一年，連中國大陸的厦門也有了牠們的踪跡。牠們大都是由蝸牛卵附在各種植物上傳入的。」短短的兩段文字，就把香港這種體大尖殼的蝸牛的歷史和禍害說淸楚了。

蝸牛雖然對花木和農作物有害，但牠卻也有一些用處，那就是可吃和可供藥用。

吃蝸牛，在我們中國人看來，那是相當滑稽的事，除非是因病迫着要吃，否則，恐怕沒有誰會有此興趣的。但是，法國人卻把它視爲珍品，當作上菜，煲湯炒蛋都用牠，喝紅葡萄酒或奶酪時尤其喜歡用牠來佐食，其愛吃之程度，和我們廣東人嗜狗肉幾乎是不相上下的。

事實上，蝸牛也有牠的營養價值，牠的肉含有豐富的礦物質，特別是維生素丙，其含量比奶油還要多十九倍。

我不知道法國人怎樣弄蝸牛吃，在我國，其「炮製」方法是這樣的：將捉回來的蝸牛（或者是買回來的）養牠兩三天（不養也可以），然後以熱水泡死牠，挑出牠的肉，用生鹽揸過兩三次，清水洗淨，配合幾片薑和幾兩淨瘦肉，耐火煎湯，到一定濃度，就可以吃了。

李時珍的本草說，蝸牛有小毒，但牠的所謂毒，對人並無傷害，且經過上述的「炮製」方法，去淸蝸牛本身的液質，連小毒也沒有了。而且還可以治陰虧損，皮毛疏弱，風中經絡，痔瘡腫痛，癰疽發背疔毒等症。

對於蝸牛治癰疽疔毒，的確有其特效之處。有一位研究民間醫藥的工作者在他的一篇有關蝸牛的文章裏曾介紹過這樣的一個實例：

九江有世家子梁某，青年時在鄉誤傷人命，逃亡往廣西親戚家，其性情頑劣，又加入當地的走私集團，專做偷運私鹽生意，在偷運途中，每每與官兵遭遇，故打打殺殺的事件不時發生。

一次，私幫途中與官兵相遇，且爲官兵有計劃的截擊，梁某竟身受重傷，尤其胸部被射得最慘，雖賴同伴救回，但官兵緝拿非常嚴密，對醫藥問題，未免缺乏，經一個長時期治理，傷勢才獲痊愈，可是從此體力已差，不復當年了。梁某習慣了流浪生活，一夕宿於妓館，翌晨全身動彈不得，胸部傷口破裂，流出多量鮮血，同伴乃即爲之請醫治療，醫云：是乃色事過早的傷口復發，傷口爆裂，俗例凡是槍傷埋口未過百天，不能近女色，傷口復發，實在嚴重，非作長期休息及治療不可。果然，此次復發，經年仍不埋口，傷口不時流出黃水，身體更瘦弱。

當日鄉中命案，已由父母賠欵了結。梁某乃決意回返故鄉，從頭再作新人！父母喜見兒子歸來，但見他傷病纏身，又難免憂心，雖四處求醫治理，可是病勢全無進展。

及後，得聞「冇天裝」（當時一個喜用民間藥物的名醫）醫術神聖，殘頑固疾，手到病除，遂前往求治。梁某將病情的經過，詳細說明了。冇天裝對他說：你的病不只受了槍傷，且有惡毒，回家後可專請一個人，代你去尋覓「元羅蟲」（即蝸牛），每日用一百幾十隻煎湯飲，連吃兩三月，一切可沒事了。梁某乃日日如法炮製食之，傷口竟復原，身體亦很壯健。

這或許是別人之事，但在我，卻也有用蝸牛治好癤瘡的經驗。那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時我的屁股上生了一個瘡仔，瘡雖小，但卻痛得厲害，坐也不是，行也不是，整天睡在床上，還要側着身避就它。曾經用盤尼西林和梳化底仙藥膏敷過，都不見效，打了幾支針，亦無結果。後來有一位親戚來看我，她叫我用「元羅蟲」和冰片敷貼。我依她的話去做，叫家人到生草藥舖去買了幾個蝸牛和到藥材舖去買了一包冰片回來，將蝸牛敲碎，剝去牠的殼，取肉搗爛，加些冰片上去，貼在患處，果然當晚痛苦稍止，第二天如法敷治，到了第三天便瘡穿膿出，很快就好了。

蝸牛的構造很有興趣，牠雖屬於軟體動物，但整個身體都被一層硬殼所包住。不過，牠的這層硬殼，跟同類中的螺比，是沒有田螺和別的螺那麼硬的。牠的殼質脆而薄，輕輕一脚就破碎了。儘管如此，當牠探頭出來爬行時，只要你一觸動牠，牠就會馬上把頭縮進殼內，藉以保護自已。小的昆虫是沒奈牠何的。惟是螢火，常常伺候牠把頭伸出來之時，一針針在牠的體內，將牠麻醉，然後慢慢吃牠的肉，喝牠的汁，直至整個吃完爲止。這事我在本刊前幾期的「蟬和螢」這篇文章裏已曾談過

，這裏不再多贅了。

蝸牛有長短觸角各一對，長觸角頂端有眼。這兩對觸角是牠的感覺器官，就如潛水艇的瞭望鏡、飛機的雷達、獵狗的嗅覺一樣，用它來觀察和觸覺環境，以便覓食和保護自己。所以，牠爬行時必將兩對觸角伸出來，也就是這個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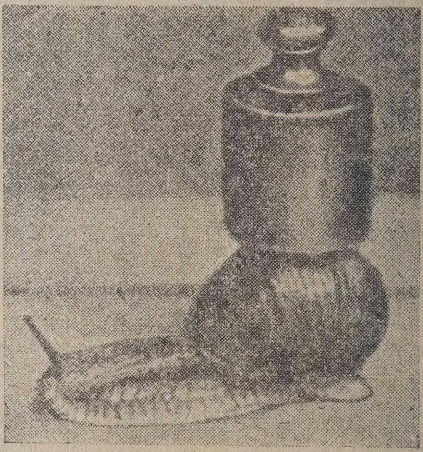
蝸牛的口生在頭部下面，內有舌，舌上具細齒無數，叫舌齒。這就是牠爲害花木和農作物的利器。牠把這利器施展開來，一夜之間將一片園地的嫩苗吃光，也就並不奇怪了。

蝸牛爬行時，是分泌出一種粘液來的，這主要是利於行動和避免身體受傷。誰能包保地上沒有尖銳的石塊和鋒利的東西呢，如果牠不天賦有這種本領，說不定每爬行一次牠的身體就要負傷纍纍了。就是由於牠有這種天賦的本領，牠可以在鋒利無比的刀刃上爬過而身體毫無損傷。

說到蝸牛的爬行，表面看來似乎很慢，但速度可達每小時四百二十公尺，不算少了吧！

你也別看小蝸牛，以爲牠個子小，氣力不大。事實上，牠的氣力比人還要大，而且大好多。這話怎麼說呢？是不是牠也能舉起數百斤重的東西？那當然不是的，而是以牠的體重來和人的體重相比，一個人譬如他有二百磅，他所能舉起的東西充其量只及他的體重的一兩倍，而蝸牛的負荷量卻可達到牠的體重的二百倍以上。例如一只體重二十公分的蝸牛，牠可以負荷二百五十公分的法碼，或者拖動一輛超過牠體重二百倍的載貨玩具汽車。因此可以說，蝸牛是全世界的舉重冠軍或大力士。





上圖：蝸牛　下圖：蝸牛舉重

蝸牛吐出來的氣息也是相當有力的，在不遠的距離以內，可以吹動燭火。試以和牠身體一樣大小的有殼類動物來比較，又有那一種能有如此強烈的氣息！

現在是蝸牛橫行的季節，但到了冬季或是苦旱的日子裏，牠就要實行冬眠和潛伏在殼內避著了。待至和風吹過，細雨淋下之時，牠才出來「唱歌」，發出一種近似歌聲的特別鳴聲。

蝸牛是雌雄同體的，卵生，牠出生一年後就能產卵，每只蝸牛一年可以產卵三百枚，而且可以繼續十年不斷。因此，牠的繁殖力很強，不幾年光景，就到處都是牠的子孫了。

蚯蚓

跟蝸牛一樣，蚯蚓也是雌雄同體的。但牠又是異體相交的。關於這一點，周啓明先生在本刊二卷三期上發表的一篇「蚯蚓」文章裏，綜合借用瑞德女醫師所著「性是什麼」一書中論及蚯蚓部份說：「蚯蚓全身約共有百五十節，在十三節有卵巢一對，在十及十一節有睪丸各兩對，均在十四節分別開口，最奇特的是在九至十一節的下面左右各有二口，下爲小囊，又其三二至三七節背上顏色特殊，在產卵時分泌液質作爲繭殼。凡二蟲相遇，首尾相反，各以其九至十三節一部份下面相就，輸出精子入於對方的四小囊中，乃各分散，及卵子成熟時，背上特殊部份即分泌物質成筒形，蚯蚓乃縮身後退，筒身擦過十三四節，卵子與囊中精子均黏着其上，遂以併合成胎，蚓首縮入筒之前端，此端即封閉，及首退出後端，亦隨以封固而成繭矣。」英國的科學家懷德也說：「（蚯蚓）在交配時，牠的下半身也決不離開洞穴，所以除了住得相近互相够得着的以外，沒有兩個可以得有這種交際，不過因爲牠們是雌雄同體的，所以不離遇見不個配偶，若是雌雄異體則此事便很是困難了。」

蚯蚓是生長在泥土中的。牠吃地上的樹葉和飲地下的水爲活，我國古書上說「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就是這個意思。蚯蚓把吃的樹葉拖入泥土中，使土地肥沃，又把吃下的樹葉和土壤排泄在外面，成爲植物的好肥料。因此牠就成了我們人類農業社會的大恩人。

進化論的始祖達爾文在很早的時候就研究蚯蚓，他計算在英國平常一畝耕地裏，平均有蚯蚓五萬三千條，牠們於一年中能把十噸泥土吞進肚裏，再搬到地面上來。這樣經過十五年的時間，牠所吐出來的泥土將厚達三寸，六十年後更高至一尺。這是多麼好的鬆土能手！正因爲牠鬆土好，我們人類才有條件取得作物的豐收。否則，假如土地上沒有蚯蚓，土地將變爲冷、硬、缺少發酵，而成爲不毛之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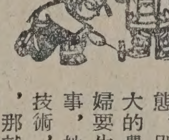
蚯蚓又名曲蟺，民間謂牠善唱，崔豹古今注也說：「蚯蚓一名蜸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爲歌女，或謂鳴砌。」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那歌原是螻蛄所唱，只因螻蛄和蚯蚓毗鄰，常愛「串門」奏樂，人們聞此歌聲而掘土時，客串者拔腿就跑，剩下的只是蚯蚓。人們不查究究竟，便有此誤解。

蚯蚓的種類很多，有二千四百多種。我國海南島和峨眉山上有的蚯蚓長達二三尺，堪稱「蚓王」。



產婦親人趙玉梅

馬奔馳



我國的農村，過去長期處於落後的狀態，別的不說，就拿接生來說，過去在廣大的農村裏連一間婦產科醫院都沒有，孕婦要生產，只由村中一些年老婦人草草將事，她們僅有一些尋常經驗，沒有知識、技術，順產還可以勉強應付，若遇到難產，那就麻煩了。

社會制度轉變之後，這種情形就迅速的改變過來。政府有計劃地逐步地在農村普及科學知識，推行醫療衛生事業，新的醫院和診療所不斷在農村中建立起來，去年更普及到每一個村落中去，差不多村村都有衛生站，社社都有醫院和婦產院。跟過去直如天壤之別。

隨着醫療事業的不斷發展，新的人也不斷湧現。趙玉梅就是其中之一。

提起趙玉梅，必須要提一提陝西省涇陽縣東方紅社的民辦產院。這是陝西省第一所農村民辦產院，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建立，當時有接生員四人，除馮竹青一人是舊「接生婆」之外，其餘三人趙玉梅、殷玉霞、王淑芳等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小姑娘。

小姑娘接生，特別是趙玉梅，那時她只不過十六歲，小學畢業程度，竟幹這種在常人看來與她的年齡能力不相適應的工作，不免被人笑話，甚或對她不信任。因此，她就曾經不只一次地遇到過這樣的不愉快事件：有一次，她聽說同官張村王亞茹快要分娩，就冒着雨去作產前檢查。但王亞茹却輕蔑地說：「幾輩子都是老接生婆接的娃，該死該活，那是天命呀，有什麼可檢查的。」王亞茹的丈夫也說：「想要錢麼，給你幾個都行，我就是不信新法接生。」同時人們也常嘲笑她說：「自已還沒結婚，怎能給旁人接娃！」有些孕婦看見她背着接生箱來了，更是遠遠的躲開。其不受信任之情，於此可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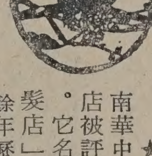
趙玉梅受了這些委屈，好幾次都幾乎掉下淚來，滿腔的熱情，也像給潑過冷水一樣，降低了許多。她心裏想：自已又不愁吃不少穿，成天在屎布尿布裏攪，侍候產婦，還得起鷄啼睡半夜，眼睛熬紅熬腫，腰也給酸死了……。吃苦倒也沒啥，可就是受不了那些風凉話。想到這裏，她曾難受得蒙着被子哭了起來，差點想到回家不幹上面去。

自然，我們的趙玉梅不會那麼懦弱的，她在朋友的鼓勵下，一切不必要的念頭只是一掠而過，迅即消逝了。她明白這是工作上的困難，不能退縮，於是重新堅强起來，下了决心，團結和幫助自已的伙伴，大家耐心地向孕婦宣傳解釋，工作便一天天的開展起來。接受產前檢查和住院的人也越來越多。她們還想盡一切辦法上門接生。前年春天的一個深夜，西劉村有個產婦將要分娩，趙

鄉土花絮

殷如

南半島理髮店



★廣州對岸河南南華中路有一間理髮店被評為「紅旗店」。它名叫「南半島理髮店」，已經有二十餘年歷史，店裏的職工七成以上是舊人，他們改變了過去自卑的看法，熱情地為勞動人民服務。「南半島」有兩個技術卓越的師傅李東明和董啓容，他倆十來歲就踏入理髮的門框，現在年紀不大，但已是兩位老師傅了。他兩人有了廿年的經驗，技術非常高明，經常到各機關去講課，幫助機關自辦理髮的理髮新丁。除工作外，「南半島」的工作人員們很重視文娛生活和語文學習，每星期舉行一次文娛晚會，凡星期一、三晚分組學語文、數學。他們職工的生活是活潑多采的。

藝壇兩朵鮮花

★山東濟南藝壇最近出現了兩朵鮮花：一是鄆城柳子劇團演出的「柳子戲」，另一是荷澤兩夾弦劇團演出的「兩夾弦」。柳子戲是山東省古老的地方劇種，流行山東、江蘇、河南三省交界地帶，曾一度因戰事失傳，如今柳子戲不但擺脫過去無女演員的舊傳統，連音樂曲牌也進行了挖掘和整理。「兩夾弦」也是山東省優秀地方劇，它充滿濃郁的民間生活氣息，配上通俗易懂的地方語言，得到當地人民的歡迎。「兩夾弦」傳統劇目大多是以民間故事及家庭生活為主，現經整理和發展，增加了不少新創作的現代劇目。因此，「柳子戲」和「兩夾弦」成為兩朵不可多得的藝壇鮮花。

天才兄弟小畫家

★泉州井亭巷一座樸素的大屋裏住着兩個天才小畫家；他倆的名字叫王明聖和王明賢，哥哥八歲，唸小學二年級，弟弟才五歲，在幼兒園上課。據王家媽媽說，弟弟畫畫是向哥哥學習的，現在弟弟已趕上哥哥了。王家兄弟很喜愛寫動物，見鷄畫鷄，見馬畫馬，如今已開始畫周圍的人物了。兄弟倆的想像力强，構圖大胆，配色鮮明，從一九五七年開始，他們的圖畫就到英國、日本等十多個國家展覽，僅去年他們出國展出的畫就有三十多張。

有色棉使姑娘們更美麗

★姑娘們，向你報告一個好消息：不久的將來，你們就可以穿到一種不經印染而花兒永不褪色的花布了。廣西玉林專區農業試驗站裏的青年育種家蔣少芳發明了一種「有色棉」，這種棉將會織成五彩繽紛的花布。初中還未畢業的二十二歲育種家蔣少芳，破除迷信用棉花和鳳仙花、棉花和芙蓉花嫁接法，產出「新棉花」；這種新棉花是經過四、五十次試驗才嫁接成功的；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棉花和鳳仙花嫁接是屬於無件遠緣雜交，但在蔣少芳不分晝夜的試驗下，新棉花終於創造了，它將把年青的姑娘打扮得更美。

名茶之家

★「碧螺春」是一種名茶，人們

新人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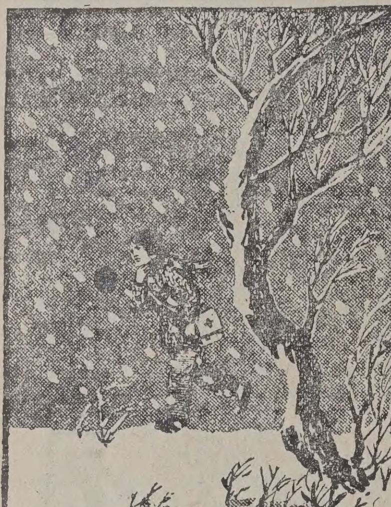
玉梅聽到後，立即冒着鵝毛大雪到了產婦家裏。產婦家裏的人，看到她凍得咀唇發紫，渾身直打寒噤，連忙把她拉到熱炕上取暖，並連連向玉梅說：「多虧你來了，不然誰會吃這個苦頭來管這事呢！」由此，我們可見趙玉梅對工作的認眞和不怕吃苦的精神，也可見到產婦對玉梅的嘉許與感激。而這種對趙玉梅的嘉許與感激，並不限於那個產婦和她的家人而已。去年冬天，趙玉梅和殷玉霞、王淑芳等幾個人的手，因為常常在水裏浸洗尿布而凍得生了裂口，而產房却是暖暖的，且飯熟菜香，產婦要吃什麼就作什麼，從來沒有使產婦們有一點不滿意的。同時，趙玉梅她們每天還按時抱嬰孩餵奶，並經常洗餐具、奶瓶、抹門窗桌櫈和認眞地塡寫產婦體溫、脉搏跳動次數、大小便情况等等。因此，她們就博得了全體產婦們的嘉許與感激。產婦們說：「你們該不是鐵人，也要看重自已的身體呀！」一面對着這種嘉許與感激，你道趙玉梅怎樣說呢？她說：「不打緊，只要母子安全，就是我們最大的欣慰！」就是基於這種忘我地為產婦和我們的下一代服務的精神，使趙玉梅她們工作得更起勁！

趙玉梅她們不但有勤勤懇懇的工作精神，而且還努力鑽研技術。有一次，趙玉梅看到有些產婦在分娩時陰戶破裂，非常痛苦。她就仔細留心觀察和研究這個問題。就是在吃飯時，眼睛還盯着攤在桌旁的「助產學」。終於了解到陰戶所以破裂，主要是因為人工催生過急所致。以後留心和避免這種情况，便再也沒有陰戶破裂的現象發生了。就是這種鑽研技術的精神，保證了她們的工作做得更好！

最近兩年來，有三百二十多個嬰兒經趙玉梅她們的手降生。趙玉梅她們還外出為九百多個孕婦作了產前檢查。所有經她們接生的嬰兒，母子都很平安，沒有一個得四六風或產褥熱的。

在產院誕生的嬰兒，許多母親為了永久感謝產院，給自己的孩子起名叫「院平」、「院安」、「紅院」等等。

而趙玉梅現在是這間產院的院長，由於她的工作做得出色，去年八月受到中央衛生部的表揚與獎勵。



冒風雪小姑娘漏夜接生

稱之為「高級綠茶」，味醇清香，多在春天採摘和製作，在未泡水之前，外形畧帶蜷曲，非常好看。「碧螺春」茶現在好些地方都會製作，但却以江蘇省吳縣的東山鎮為最出名，譽為「碧螺春的家鄉」，去年全年共產碧螺春茶六千六百斤，今年只是春季就生產了八千多斤，超額完成了收購春茶的任務。從去年到現在，東山鎮計劃少採一部份茶葉，少收一部份茶籽，一方面剪枝育苗，一方面撒播茶種，來個大規模的發展茶田。除了出產茶葉外，東山鎮還是養蠶的好地方，蠶蟲每條有三寸長，蠶蟲的收入也是一筆可觀的數目。

萬能姑娘黃文華

★四川省的奉節縣在海拔二千三百公尺的高山上，那裏天氣不好，買賣又困難，自從有了「平安女子商店」後，人民的購買方便了，但忙煞商店的服務員。「平安女子商店」由七個女子負担起服務工作，她們的工作精神就像矗立在山巔上的松樹一樣，挺立不拔，特別是年僅十九歲的女經理黃文華，她不畏艱難，帶領着職工們不怕疲倦走遍整個縣，供應山區農民農具，百貨。黃文華做這種工作有三年了，她本是一個不懂做生意的女孩子，經她勤學苦鑽，業務工作掌握得很好。最近，她領頭展開店裏的「一精百通」學習，同時還興辦了縫級店和野味餐館，山區人民無不讚她是一個萬能姑娘。

多面織女潘萬美

★年才十七歲的苗家少女潘萬美，她的刺綉曾屢次被選出國展覽，得到很高的國際評價。潘萬美生長在貴州省劍河縣的一個貧農家，自小聰明伶俐，能歌善舞。七、八歲就能織布紡紗及縫衣服，還愛上了刺綉，學刺綉不多久便能在白布上綉出五彩鮮艷的圖案。一九五六年春天，她的作品第一次被選到蘇聯展覽，接着又被送到日本、印度、英國參加工藝品展覽，替苗家女子爭光不少。潘萬美的名字，在貴州是非常響亮的，且被稱為「多面織女」哩！

八一農場生產忙

★在拔海三千六百公尺的西藏高原上，創造了一個使西藏人民興奮的奇蹟，漢藏兩族人民在那亂石河灘，荊棘叢生的地方建成一個農場，起名「八一」農場。農場裏種滿小麥、蔬菜、和瓜果等，在工作的時候，大家用漢藏兩種語言唱着快樂的歌曲，猶如人間天堂。「八一」農場如今正向着綜合性農場發展，機耕隊和拖拉機手們跨着「鐵馬」在拉薩河南岸乃溪地方一千一百多畝地上馳騁。最近還大與土木新建副食品廠，即將大量出產醬油、醋、豆腐、粉麵等產品。

「十大姐」愛挑戰

★天津動力機廠的第一機工車間有「十大姐」組；這是由十名女工組成的突擊隊，去年八月底「十大姐」組才成立，自「十大姐」組成立後，其他的隊伍時常收到挑戰書，為此，青年男工們特地組成「十大哥」組，老師傅們組成「十老將」組和她們競賽，「十大姐」訂立了高產週；負責機床、加條、銑柴油機活塞的女技工都超額完成自已的工作量，並不比輸於男工們。最近在製造機床比武大會上，「十大姐」攬了十一台機的任務。當她們有某方面技術不够用時，「十大哥」「十老將」都一起來指導她們，不久，第一號「十大姐」變頭鏜機床製成了，其他十台，將接着出廠啦。



幸福的國生們

何名

十年沒有到C城，也十年沒有見到表哥了。記得一九四九年的夏天，晴朗前的暴風雨把善良的人們吹打得沒有遮蔽的處所，我站在通往H港的火車的月台上，相送的只有他——銀髮滿鬢的表哥。那時，他帶着担憂而又惋惜的眼淚，拉着我的手說：「阿明，你就不相信會有雨後的晴天嗎？」他看見我默默無言，就又說：「好吧，你自己小心些，你還是孩子呢！」

忽忽又已十年，我的眼前飛過了整個青春的歲月，如今已不是孩子，而是孩子的父親了。可是境況却一直很無聊，事實證明了表哥的預言，而我，也就始終沒有寫過信給他。然而我並沒有忘記他，尤其是當我抱起我的小兒子時，我就不禁油然想起表哥的不幸。

我的母親是姓司徒的，他們司徒家曾是一個大家庭，可是傳到我母親這一代，却三兄弟中只生下一個男孩子，就是我表哥。我的大舅舅的家境不大好，可是仍然含辛茹苦地把表哥供讀到大學；依靠着家裏的最後的積蓄和自己勤勉的半工半讀，表哥又到日本去留學了四年，回來後就在南方的一間大學裏任敎。

表哥是一個堅忍而又好學的人，可惜的是他生長在一個多難的時代。從日本回來後，他娶了妻，生了一個小女孩子，又要供養自己的和妻子的父母，可是這樣的貧窮而安穩的日子也只過去一兩年，抗日的烽火又燃燒起來了。八年裏，表哥帶着家人，到處逃避着敵人的魔爪，待到民族的危難終於過去，活着的就只剩下他和表嫂兩個人了。更不幸的是，結核菌這時已深深地腐蝕了表哥的肺部，而長期的勞頓又使本來已瘦弱多病的表嫂失却了生育的能力。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這是我目睹的表哥的最困難時期。那時候我正在C城讀書，表哥仍在C城的一所大學任敎，我眼看着他幾乎無日不爲生活發愁，我記得最窮困的一個月，表哥從學校取回來的薪金只兌得五塊錢港幣，不要說治病了，單是兩個人的伙食就很難維持。



久別後的一握　區篆畫

年老的二舅舅和三舅舅這時也在C城，二舅舅是一個與當時官府有聯絡的投機商人，三舅舅是一個一邊做着投機生意的官僚，他們都相當富有，但並不肯無條件地幫助表哥，因爲他們缺乏了對卽使是自己親戚的同情心。他們所要求的條件其實是很簡單的，就是要表哥娶妾侍，使司徒家有人繼承香丁，不致到表哥這一代就絕了後。這條件是一個沒有新道德觀念的人所最容易接受的，却又是一個有新道德觀念的人所最難接受的。而表哥恰恰就是後者。

我曾看見過表嫂在表哥面前慟哭，勸表哥接受二舅舅和三舅舅的條件，因爲這樣他的病才有治愈的希望，可是表哥終於咬着牙筋沒有應允。他深愛着表嫂，卽使她已黃瘦多病，卽使她已不能爲他帶來人生的晚年的最大的安慰——孩子的安慰，他仍然矢志篤愛着她，不願意犧牲她的幸福來「換回」自己的健康。

我曾深深地爲這種美好的感情所震動，然而我沒有能力幫助他，我所能付出的僅僅是我的同情，而表哥，却用父親一般的關懷來酬答我。

十年已經過去了，月台上的蒼白的面影在我的腦海中也已逐漸模糊，十年前已爛掉半邊肺的表哥，如今是死是活，我也不敢下一個樂觀的判語。

今年的春天，我因事重回到C城，新的氣象、新的人與事不斷地射進我的感官，我貪婪地、而又來不及地呼吸着空氣的清新。在一個空閒的下午，我懷着不知是禍是福的心情前往表哥過去任敎的大學，我希望見到他，又怕見不到他，我暗中祝禱着：卽使見不到他也只是因爲他去了別處，而不是有什麼不測。

在傳達處裏，我得到了肯定的答

覆，欣喜立刻就抓緊我的心。我坐在接待室裏等着，想着那將到來的對我和對他都是意外的會見。

等了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我疲倦地看着接待室裏的畫報，却突然響起了一聲洪亮的聲音：

「誰找我呀！」

我抬起頭來。

「阿明！」

「表哥！」

我們緊緊地擁抱着了。

「阿明，你還是老樣子，可是大了許多了，做爸爸了吧！哈哈！」

我含含胡胡地應了一聲，我怕觸起他沒有兒女的傷感。

「阿明，你看我，是不是變了樣子？」

的確，表哥是變了樣子了，而且變得太利害了，假如在街上碰見，我恐怕不會認出是他。雖然還是那滿鬢的白髮，可是精神和身體都好得多了。代替蒼白的臉的是泛滿紅光的臉，代替消瘦的身體的是中年發胖的身體，代替憂鬱而疲倦的眼睛的是快樂而明亮的眼睛。這樣健康的人，別說十年，就是二十年、三十年也會活下去。

「很忙嗎？」我問他。

「是的，很忙，的確很忙，現在教書比以前教書要忙得多了。可是你看，我越忙身體越好，越快活了。哎，我還沒告訴你，我的肺病全好了。」



表哥懷抱裏的國生　　區簽畫

說着，他又喋喋不休地告訴我他解放後的經歷。他說他在解放後，立刻受到了公費的治療，經過一年以後，他就完全好了。這幾年來，他工作得很愉快，生活也過得好，所以越來越胖了。跟着，他又帶我到他的家去。

他的家就在校內。繞過一個泛滿倒影的人工湖，穿過一條竹林小徑，就看見一排整齊美觀的兩層樓房，這裏就是有家眷的教員的宿舍。這些宿舍都有一廳兩房，不很大，但環境很幽靜。表哥把我迎進客廳坐下以後，我就問他：

「表嫂呢？」

「她有事出去了，很快就回來。阿明，你先坐坐，我給你看一樣東西。」

說着，表哥就走到裏面去了。等了好一會，才看見他走出來，手上抱着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子。

我猛然吃了一驚。表哥微笑着把孩子抱到我的身邊，說：

「阿明，這就是我要給你看的東西——我的兒子。國生，叫表叔呀！」

「表叔！」孩子大聲地喚着，他看着我，一點也不害羞。

「表哥！這孩子是……」

「什麼？哦！當然是你表嫂生的，你看你想到那兒去了。你還未見到你表嫂呢，她呀，比我還要胖，哈哈！」

「表哥，這，這太好了！」我不禁激動地抱起了孩子，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司徒國生。」孩子說。

「阿明，他的名字可有意義呢！」表哥說。

「是呀！孩子的成長，就可以使我們想見到祖國的新生。」

「這只是一方面的意思。另一方面的意思是：這孩子是祖國生的，他的父母是我和你表嫂，同時又是我們新生的祖國。沒有新中國，固然沒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的日子，而且也沒有我們的下一代。阿明，你說對不對？」

緊抓住我手背的表哥的手，有點發潮了。我抬頭看看他，他的臉上充滿了激情，鬢邊的白髮被說話時的頓挫震動着，顯得更加有生命力。我把孩子遞到他的手上，他撫着孩子的頭髮，用興奮的、顫抖的聲音喚着：

「國生！國生！國生們呀！」

「國生們」？呵，多有意義的話！在九百萬方公里的新生的國土上，十年來有着多少幸福的「國生們」呀！

江盈的選擇

連載小說

十六、意外的發展

「我對你的只是友情，並沒有愛情。」我說。

「可是，你剛才哭了。」梁誠熱誠地注視我說，「你一看見我走，你就哭了。」

「我哭，跟愛情毫無關係。」我說。

「那麼，你爲什麼哭呢？」梁誠和藹地說。

「我哭是因爲我想起我的愛人。」我說。

「因爲我走才想起你的愛人麼？」他說。

「嗯！」

他不信任地看着我，可是，又把我沒辦法。後來，他輕輕地溫暖地問我說，「你希望我立刻回美國去還是跟你一起回鄉參觀？」

「站在朋友立場，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回去參觀一下，你自已是中國人，總應該了解一下自已祖國的情況呀！」

他另有深意地點了點頭。誰知道他怎樣了解我的話呢？他心裏說什麼，我也沒法管他。我只看見他變得很高興很溫柔。

他忘記了要打人的事了。他告辭的時候，體貼地說要讓我安安靜靜地自已一個人想一想。

梁誠走了之後，我透了一口氣，從新把張明仁的日記拿出來看。

唉，這些事，現在雖然已經事過境遷，可是，那後果却一直影響到今天，我不得不負起責任去解決它，而且，最好在我回鄉以前弄出點眉目來。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張明仁，他見了我，起初有點緊張，不過，後來發現我很平靜，他也就放心了。

我說：「我們到外面談談好麼？」

他點了點頭。

「這包日記先還給你。」我說。

他接過日記，把它放在抽屜裏鎖起來。我們一同下樓，走過他們屋後那片廢地，爬上一個小山崗，找了一塊石頭，搬到一株樹下坐了下來。

「明仁，你日記裏所寫的感情，我完全沒料到的。」我說。

他沉默地點了點頭。

「昨晚上我哭了一大場。」我說。

他注意地溫暖地看着我。

「我今天來是要向你道歉，誠心誠意地向你道歉。因爲，我引起了這一切麻煩，我自已實在一點都不知道。你也似乎有意不讓我知道。」我說。

「因爲你老早就向我聲明，你已經有了愛人。我怎好向你表示什麼呢？」他低着頭說，「不過，我實在知道你並沒有愛人。」

「怎麼知道？」我微笑地說。

「憑直覺感到的。」他說。

「既然你早就已經感到，爲什麼你不早向我表示？這種問題，胡裏胡塗地拖了那麼久，對大家都不好。」

他嚴肅地用探詢的眼光看着我，顯然，他誤會了我的話了。

「我的意思是說，對你跟小盈都不好。不是嗎？一直，我變成你們兩個人之間的障碍物。」我不免有點難爲情地說。

他思索着，很久之後，才說：「你這句話很使我失望，你不要再把我跟小盈扯在一起了。」

我不安地緘默着。

他低聲說：「本來，我這次回來，絕沒有預備向你表白的。我早已經把我對你的感情，埋藏在心底。我並不知道你爲什麼討厭我。……」

我忙打斷他說：「明仁，我絕沒討厭你，你爲什麼要這樣說？」

「最少，你對我毫無興趣。」他說。

「噢，這話看怎麼說。老實說，我也很喜歡你。我覺得你品格很好，很正直，很有爲。有時候，我甚至很佩服你。不過，這種感情似乎不屬於什麼特別的興趣。」我說。

「我知道，就是因爲我早就感到這一點，所以……。」說了一半，他又轉個念頭說：「你能不能坦白告訴我。你是不是眞有了愛人？」

我沉思了一會兒，只好莊重地跟他說：「明仁，你對我那麼坦白，而且，我又是那麼看重你，尊敬你，我實在不應該對你有所顧忌。明仁，我坦白告訴你好了，我並沒有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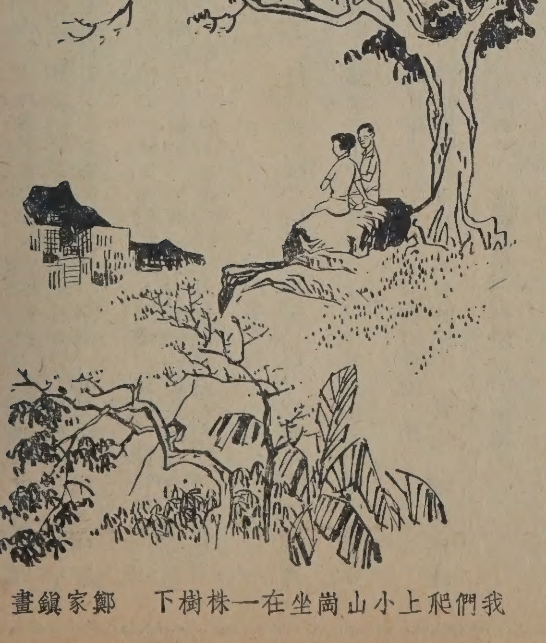
「我猜得不錯。」他微笑說。

停一停，他又關切地問我：「爲什麼你那麼久都遇不到一個合你理想的人？」

「也許，也許，我的感情跟你有點相像。」我輕輕說。

「怎麼說呢？」他注意地問。

「老早以前，我也跟你一樣，愛上一個比我年紀大的人。他是我的老師。」說起這件事，心情免不了有點沉重。因此，我的聲調很澀，話也說得不流暢，連我自已都覺得。「我似乎也跟你一樣，不想把自已的感情向他表白。」不知怎地，我脆弱起來。我很想哭。我把下面的話咽住。



我們爬上小山崗坐在一株樹下　鄭家鎮畫

他低着頭不作聲，好像要深深地把自己浸入我的感情裏。很久之後，他才同情地問我說：「那麼，他現在怎樣？」

「結了婚，有兩個孩子了，家庭很幸福。」我簡單地輕輕地說。

「你老忘不了他，因此，你對其他的人毫無興趣麼？」他柔和地看着我。

「嗯！」我略為點了點頭。

「我跟你一樣？」他深情地說。

過了一會兒，他帶點難為情地，試探地問我：「我跟你那位老師，毫無相近之處麼？」說完之後，他似乎有點胆怯，生怕我會笑他。

但我可一點都笑不出來，老實說，我情緒也很亂。我只好不作聲。不回答他。



「也許，我會愛你的！」

鄭家鎮畫

「你對我並不坦白。」他帶點埋怨地說，「可是，你又很愛查問我。——也許，你這樣做，純粹是因為關心我，當我是你的弟弟那樣地關心。可是，你知道，我能對你那麼坦白，也是因為我對你有很深很深的感情呀！」

「是的，實在很不公平。我這個人眞是不正常，我很想知道別人的事，可是，自己的事又不願意說。不過，明仁，你要知道，我眞是一點惡意都沒有的。」

「何只沒有惡意呢？實在是一番好意。——不過，深敏，我問你啦，難道你就不需要一個了解你的人，關心你的人，替你想想問題麼？難道你有那麼强的自信，什麼都由自己來解決，完全不靠人麼？」

「噢，明仁，你不要逼我，我矛盾得很。」我難過地說，跟着，我禁不住小聲地說：「自然啦，我有時也很寂寞。」說完了之後，我後悔得很。

他低下頭來，並沒有看着我。

可是，不知怎地，好像感情失掉了控制，我在懊悔中又再說了一句使自己更懊悔的話。我說：「明仁，你很像我那個老師，我很坦白跟你說好啦！」我感到我的眼眶很濕潤。

他驚喜地笑了，用一種難以描寫的表情看着我，似乎是極端快樂，又似乎是極端難為情。

「可是，明仁，我們是不應該發展這種感情的。」我難過地說。

「為什麼？」他嚴肅地問我。

「第一，我們年齡相差很遠。……」

「不外五年！」他打斷我說。

「第二，小盈實在很愛你。你本來也很愛小盈。你實在不應該對她有始無終。」

「你冤枉我。我對她從沒有表示過愛情。敏，你記得我昨晚給你那些日記麼？你記不記得上面寫着的時間？我不可能把它修改的。上面那墨水字跡都很舊的是不是？你知道，我對你的感情很早就發展了。」他誠懇地說。

我不知怎辦好，我歎了一口氣，只管往下說：

「第三，……」

「第三是什麼，想不出來吧？」他嚴肅地說。

「噢，我要聲明一下，我剛才說你像我那個老師，不外是偶然覺得你有點像，是剛剛想起的，我從來沒把你們兩個比較過。而且……」我吃力地不知該說些什麼好。我竭力地想從我那紛亂的頭腦裏，整理出一條正確的思路來，因為，我來找張明仁的時候，本沒預算事情會發展成這個樣子的。我一向自認為控制力很强，誰曉得，忽然，我好像管不住自己了。「原諒我，我昨晚睡得很少。」我說。

張明仁外表雖然保持分寸，可是，我看得出他內心非常激動。他輕輕地低低地似乎提醒我說：「第一和第二點理由都不能成立的。」

「我知道！」我點了點頭說。

他焦急地，期待地緘默着，我也痛苦地緘默着。

「梁敏，」他低聲地熱烈地說：「我們很投機的。」停一停又不自覺地湊近我一點說：「我們共同生活會合作得很好的。」

「不要談那麼遠了，小弟弟！」我勉强支撑着，微笑地說，「過幾天，你回國繼續完成學業，我繼續在這裏教書，我們很快就會把這段感情忘了。」

「敏，坦白告訴我！」他不管我說什麼，只是認眞地盯着我問。

「告訴你什麼？」

「告訴我，如果你沒有比我大五歲，如果你一直都沒有誤會我跟小盈有感情，你會不會老早就愛上我？」他忽然嚴厲得有點像教員那樣質問我，似乎忘記了一向他都把我當作大姐姐了。

「情形不同，我怎麼知道？」我說。

「你一定知道的，你要坦白告訴我。」他說。

「我不知道。」

「你常常逼我坦白，現在，你非向我坦白一次不可。」他說。

我看他的神情，活像我從前向他或是梁誠追究什麼的情形一樣。我不禁覺得我自己這個人眞有點滑稽。現在，不只梁誠常常用這種態度逼我，連他也這樣逼我了。

「梁敏，說呀！」他催促我說。

我理智上很想哄他，可是感情上又很想坦白，終於，我軟弱地把身體往後一靠，靠在樹幹上，我閉上眼睛說：「也許，我會愛你的。」很久之後，我都不敢再睜開眼睛。

苦悶



有關僑生升學就業問題

印尼林有發君：

你的信收到了。你問及有關僑生讀書的事，現在答覆如下。

（一）返國僑生投考高等學校在地區上可否自由選擇？投考學校時，華僑身份由那個部門證明？

報考高等學校，一般應就地報考，如果要報考的專業是當地高等學校所沒有的，可以經當地高等學校招生委員會同意，持該會介紹信到其他地區報考，但路費及住宿問題要自行解決。

關於華僑身份的證明，如果在正規學校的學生，在工作單位開具證明。如果是新歸國僑生，則由華僑補習學校開具證明。

（二）考不取學校的僑生能否進華僑學生中等補習學校？

華僑學生中等補習學校的任務，主要是接待新歸國的華僑學生，凡在暑期招考前回國而符合招生條件的僑生，華僑補校可協助他們報考學校。每年暑期，廣州、北京、集美三所華僑補校都設有「歸國華僑學生投考中等學校招生委員會」，舉辦招生、考試、分送入學的工作。沒有考取或是考期過後才返國的僑生，可在華僑補校補習。因爲新歸國的僑生在文化基礎上與國內學生大有距離，爲了使他們能短期內考取正規學校，所以才設立補習學校爲他們進行補習。補校是過渡性質的學校而不是正規的學校，因此，一般從國內正規學校退學或考不上學校的初、高中畢業生以及離職的歸國華僑青年，補習學校都不予接待。

（三）歸國僑生要求就業問題怎樣解決？

有些未能考取學校，或因失去學習條件未參加考試，而本人希望就業的學生，可向他所在的學校提出，由學校報請當地教育部門，由教育部門會同人事、勞動部門協助就地解決。具體工作的安排，應按當地工作的需要和本人的條件來決定。（魯）

小信箱

FKW君：

信悉：圖書目錄已付上。（發行課）

王雲君：

來信收到了請勿念。目前寄上各書如已收妥請來一信爲荷！（發行課）

魏菇君：

你的信收到了。已由郵付上定書單據，希查收吧！你的意見我們當考慮，並致謝意。（艾）

元水君：

寄上各期書都收到嗎？大連、金安二君的書不知也收妥否？便中請示一晉。（發行課）

外埠來港旅行入境等問題

星洲郭同春君：

來信詢問旅行香港的入境手續等問題，現在簡覆如次：

（一）過境簽證：（Transit Visa）除另有註明更長時間者外過境簽證准停留本港時間不超過四十八小時，簽證當局得考慮展延至最多七日。

（二）團體簽證：人數不能少過十人，全體須同時同一交通工具來港及離港，准許留停時間十四日。

（三）探親簽證：來港探訪親友，留港期限爲三個月，停留期間內不能受職或經營生意。

（四）入境簽證：凡有親友在港，具有正當職業能負担申請人之生活費用者，可在居留地之英國領事館申請，居留期爲六個月。

（五）旅行携帶現欵出入各國，基於各國條例不同，所受限制亦因地而異，通常最便利的辦法爲帶「旅行支票或匯票」，因各國皆准許自由携帶的。

（六）中國行使的幣制爲人民幣（JMP）每元折合港幣二·三四元。携帶外幣進入中國境，要交由銀行兌換人民幣或作原幣存欵，或由銀行暫時保管，在國家銀行規定時間內，可以在離境時發還或支取原幣，逾期兌換人民幣。（艾）

鄉土 綜合性半月刊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創刊

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出版

每冊零售港幣陸角

督印人：吳其敏

編輯人：陸無涯

發行者：新地出版社

香港九龍尖沙咀康和里十一號三樓

SHIN DIH PUBLISHING CO.,

11, CORNWALL AVENUE, 2ND FL.,

KOWLOON, HONG KONG

承印者：中央印務館

香港西營盤水街荔安里二十一號

經銷者：

香港、九龍、澳門及外埠各大書局、報攤均有代售

定閱優待價目表：

（本刊已依法在香港政府註册）

地區	幣名	全年二十四期	半年十二期
港澳	港幣 Hong Kong $	12.50	6.30
其他各地	港幣 Hong Kong $	14.50	7.30
	叻幣 Straits $	8.00	4.00
	菲幣（披索） Philippin Peso	7.40	3.70
	暹幣（銖） Thai Tieul	54.00	27.00
	越幣（貢紙） Piastre	265.00	133.00
	印尼（盾） Indonesi n Rupial	91.00	46.00
	美元 U. S. $	2.50	1.30

（長期訂閱連平寄郵費在內。香港郵票十足通用）


双蝶花布
花樣新穎
色澤鮮艷
雙蝶
Butterfly Couple
香港總代理
華潤公司
香港中國銀行大廈 電話：弍七七四一